

閩都別記

第拾貳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都別記

福州萬國出版社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二目錄

里人何求纂

- | | | |
|---------|----------|----------|
| 第二百零七回 | 猜字謎仁翰得美婦 | 游路通啓文識寶光 |
| 第二百零八回 | 艷冰歸閩騰空疑魄 | 雲程抵燕敵鬼稱神 |
| 第二百零九回 | 吳雲程追怪遇升表 | 鐵麻姑歇店救女娘 |
| 第二百一十回 | 託屋櫟自稱鬼王姐 | 落圈套亦爲海賊頭 |
| 第二百一十一回 | 化海盜射箭助龍陣 | 贅相府說女作鴛儔 |
| 第二百一十二回 | 鐵麻姑設計拐相女 | 吳雲程窺客變畜生 |
| 第二百一十三回 | 雲程換餅白虎變畜 | 麻姑現圖承謨認親 |
| 第二百一十四回 | 吳雲程接鬪怨妻子 | 鐵麻姑撰詩戲夫郎 |
| 第二百一十五回 | 供殺姦兇手因舉代 | 暗受惠獄官妻不循 |
| 第二百一十六回 | 捉強霸設法警悍婦 | 化怪哉保官脫火爇 |
| 第二百一十七回 | 趕白虎雲程歸故道 | 歸碧玉麻姑說真情 |
| 第二百一十八回 | 搬舅眷帶龍孫歸海 | 看鳥羣救難女出巢 |
| 第二百一十九回 | 縣堂屈良烏鳥證盜 | 難女還鄉雲程報凶 |
| 第二百二十回 | 麻姑辨兩雲程機巧 | 周魏遂同巢女宿緣 |
| 第二百二十一回 | 雲程遂真妻偕同室 | 麻姑納結氏遁龍宮 |
| 第二百二十二回 | 烏報信石峽救虎奶 | 禽攻人擎寶不居財 |
| 第二百二十三回 | 致財贈友復勒抱怒 | 刺烏變女楚寶得妻 |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二

里人何求纂

第二百零七回 猜字謎仁翰得美婦 遊路通啓文識寶光

再說仁翰少回鳳崗常在瓊河周家與啓文詩酒耍樂女與婿屢勸納妾仁翰不聽周家男女亦常勸以嗣續爲重始允還要合其心意方可遠近遍訪無一合意適有一少婦容貌端莊在船中扶一瞽婦上岸於瓊河邊尋租房屋於周家附近一小屋居住鄉隣查問來歷那少婦答妾尤溪淡氏配夫邱姓過門未週歲而亡姑老家貧內外無次丁兄弟迫之別嫁姑老無依不忍撇却愿同甘苦女工度日待姑百年後再嫁何遲十七歲代養起今二十七歲已十年矣此十年兄弟無言外人亦不敢談論有見憐者或明贈以食物或暗贈以金銀暨擲還并無受錙銖詎知臨近有一富豪遣媒來說欲娶妾身爲次房妾辭以姑老無依却之他就以姑並去養老妾又以姑在誓不嫁決絕之他因再三婉言不遂背議欲行強奪妾聞之故臨夜扶姑搭船走來此轉身問何以度日淡氏曰一時路逕不熟無有女工惟酒用本無幾自釀數鬻賣之將就過日諸鄉隣聞此皆憐之其房屋只三堵內堵安床鋪鍋竈等物外堵作店淡氏自來收拾附會家伙裱糊書寫招牌自去買米糶來釀酒人皆稱其敏捷不數日店便開矣店極窄酒無數鬻惟招牌只寫一篆字有面盆大人皆不識那字下又有小字四句云

壺近斟聞無响 桌平傾倒不流 君子嘗了好交遊 甜之如蜜情久

人因見當爐之女既美招牌又此奇新一傳聞遠近之人趕來爭買只釀數十鬻卽刻賣盡來遲者怨不早來既沽者亦悔買少原來皆似水吃無酒味齊欲還之皆念寡婦堪憐委曲當茶罷了淡氏將所賣之錢又去買米糶再釀依舊有人來沽只是三四文錢都是借此來買酒來看酒家婦人周家聞知有美婦在鄰右開酒店亦聞知因養姑不嫁之來歷仁翰同啓文進店買嘗並坐店前板櫪見店內當爐滌器乃一卓文君並無司馬

相如又看內有一個六七十歲舊婦招牌有寫篆字不識淡氏隨斟兩碗熱酒排於櫃上二人啜之果是水惟色似酒皆相笑不言有二個鄉人在外看便問二公酒嘗好否二老將頭搖鄉人又曰關老爺賣豆腐人強貨弱又一個曰淡娘子來賣淡水到合式只不應說真方賣假藥分明是賣水招牌寫這搬佳美來騙人林仁翰問曰怎見佳美不是講水那人曰招牌上小字上二句乃稱酒之米力原濃斟於杯中無聲黏傾於桌上不流下二句說君子嘗了好交游甜至如蜜來買之情能長久其美可知何曾有說水仁翰曰此解說亦有理但是他三般兩意若與汝們得知有誰人來買又要明說水又要與汝看不出纔沙頭句乃古句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可是水麼那第二句亦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之古語亦是水麼三句亦引君子之交淡如水之古詩四句乃是古語情意久水飲亦甜之典句句都是說水何曾有說酒衆聞皆大笑曰酒娘子果正經不騙人此四句解甚明公更有那安豕作一字已猜着了二公再猜對不出仁翰曰他們猜怎說那人曰他猜是安心養豬四字仁翰又問怎開解那人曰豕豈是豬安坐豕上以淡娘子在尤溪因開惡人將搶之走來這里釀酒賣有現成糟安心養豬同婆無担驚受怕過日人都言有理不差麼二人笑曰汝們有此聰明那怕會短命呢二人言訖理還酒錢回家仁翰述與女兒知之慶雲知父合意曰他既能文作詩與和可訪其心意只是須先將那字猜出方有題目作線因此一家皆把篆字來猜被青娘猜出曰此不過脫骨梅中青之卍字故事卍一嫁字他因婆婆在不嫁將女寄存家內豈不是篆也存躲至婆婆無後其女又出嫁女出家爲嫁卍此字義也衆皆稱然又問梅中青卍字怎說青娘曰楚國之五溪蠻作書來報郡侯惟才子梅中青能譯辯之以番文覆飭之蠻服而退郡侯遂重梅中青爲內府上賓後被譖逐去未幾番書又至尋中青無踪雖知他只在中開酒店常書一卍字異之始訪出郡侯喜以禮復迎入府譯文退蠻郡侯問卍字何說中青答卍用字又問卍用字——(音滾)何在外又答用——則留中不用——則在外今又調進內譯書仍用也郡侯笑而謝之此雖非正史寓意亦妙今那酒家婦彷彿脫此意而賣仁翰稱婦之奇啓文曰果才德兼優聘來作親母不錯既猜着先寫

送一對去作線後以詩倡和便遂矣衆舉慶雲遂書一對大紅紙聯

退蠻才子月邊——賣酒佳人冢上安

姓名落鳳崗林退巖題遣老頭送贈淡氏喜貼於店內過數日慶雲修一函遣老媪送去淡氏拆開乃是詩四

句云

女經既嫁莫歸家

嫁了歸家冢成道

戴笠騎盾堵不嫌

藏頭露脚難遮

尾寫林慶雲拜呈淡氏看了問慶雲何人媪答是曾來此嘗酒送贈紅聯翰林院林仁翰之女乃前王之趙公

主欽賜狀元之妻慶雲伊夫妻早過無男令老身選擇有德之女爲繼夫人並令送此詩來求斧改淡氏不語

亦寫一函交媪帶回衆共拆看曰

歸家之女豈無良

天頂高來地闊長

馬背怎如猪背穩

安居冢上奉姑嫜

尾亦寫有淡若水拜覆衆人共看了皆稱其敏捷取白金一百兩並一書函仍令老媪送交淡氏又折看曰

安居冢上亦宜然

何又招搖不自憐

特贈百金供菽水

且圖歡樂待姑年

尾又有林慶雲再拜呈淡氏看了一會又寫一函並原銀交老媪帶回林周二入又折看乃

當爐賣酒養婆婆

一任招搖奈爾何

肯受人憐圖自在

至今金積似山多

尾又寫淡若水再拜二人看了皆稱之又修函並銀再送淡氏開看又是林慶雲之詩

清介奉姑愿自甘

誰人敢作等閒看

並非聘定家中女

却是嗔憐冢上安

千里有緣終不散

兩情無愧可承歡

堪來加讓蘭陵酒

莫把熱心再浸寒

淡氏將銀包折開取出零碎銀略有一錢原銀仍包封標寫謹領一錢餘壁謝並一覆函交媪帶回周林開看

亦八句云

千里關山越目艱

朱門怎敢仰頭看

金多難買歸家女

情重能令姁冢安

斗室布衣堪寄跡 淡茶粗飯可承歡 冰壺不貯蘭陵美 取一錢來壓意寒

共看完周啓文曰重情不重金一錢爲定他既允諾不可再去撩撥候他婆婆百年後方可娶之有一小孫在旁答曰百年後林親家不要脫壳去作新郎耶衆大笑慶雲佯欲打之跑走不數日淡氏將招牌收存店亦閉不開探之其姑已病在床過數日知其病沉重慶雲同老婦前去看病見內外跑走皆淡氏一人衣不解帶床前伺候慶雲要回撥老誠家人在外代其料理囑畢回來那姑老病數日而歿淡氏哀痛不勝其喪事費用一切皆是慶雲一人代其料理淡氏將姑靈柩俟至七滿運回尤溪合葬那淡氏扶柩歸去不覺匝月衆共疑他不來慶雲信其必來果二日後有船戶來報淡氏在西可船中叫人去接新月卽往僱轎接回鳳崗與仁翰偕伉儷矣因詢何故許久纔來淡氏曰被那豪家又來奪娶說已受翰林院林仁翰聘定他不肯遂騙其再延半月後方從他亦不依幸劍浦大鵬軍舊門徒聞鳳崗林仁翰之繼室被人奪娶連夜集數十人執械送奴下船至西河故此延遲也仁翰甚敬重之數月復與啓文遊玩那夜載酒夜泛瓊河船泊路通橋畔水光月色二人在船望景忽有一團火飛入船中發光滾去仁翰駭曰此不是鬼火耶啓文曰非鬼火乃寶光也不知寶在何處如再來可將劍擲之必知寶之所在其光又至倉卒無劍啓文取刀擲之光繞刀出墜於橋堦嵌於岑縫始知寶在橋堦內不知何寶適有一漁翁泛船由橋下過聞其異謂曰此橋堦相傳早年此處皆屬海涯無路可通至劉宋始建橋因怒濤猛烈定基屢被冲崩難以成功晉安郡侯禱於江神忽浮一大蚌壳中有字云

卿卿卿 鐵膽心 不能定 余化金

卽於基坐下添一直透盤石遂成功未幾盤石塌至陳寶應據崗重造以黃金鑄一長扁擔粧黑假鐵襯於鎮盤橋下故至今無異近時有外夷看知欲折取另造鄉人不肯斥之今汝們莫是來盜的須分我一股方不出破啓文曰快走快走人是以我們盜寶卽令船家拔刀返掉漁翁笑曰說玩笑莫怕明早還要去食喜酒二人回首將問之人船皆不見矣正是只爲不傳金扁擔特來無跡老漁翁如何且看下回分說

按瓊河在高惠里水部門外新港之迅潮大橋未漲而瓊河已漲矣舟楫如雲多勝跡

象橋又名滿州橋在高惠里

蛤蜊浦在象橋南有施嘉靖建有雀化靈機之古跡

馬育亭在蛤蜊西閩王牧馬處

路通橋在河尾劉宋時建古識云

南台沙合 河口路通 先出狀元 後出相公

城內雙拋橋與髮苗橋縱橫石刻合潮流水河涉初郡城鑿渠通潮二派東南自水部入經虎節河西西南自西水關入觀音橋至浦尾而東俱會於雙拋橋西水又自觀音而南經倉前至澳門橋與東潮合又自津門樓與西潮合二潮吞吐繚繞若帶會城一奇也今三十六曲廢潮亦不接

紅橋邊女名張紅橋配林鴻北游不歸女作鴻字韻詩百首寄之詳在後本

拂如氏作紅橋芳跡詩云

紅橋芳跡蓋閩中 人沒名存想素風 隔岸曉烟楊柳月 依稀猶在盼歸鴻

柳橋 在象橋東南

家家垂柳掃塵埃 擬是先生歸去來 春色也知幽處好 既枯楊柳亦花開

蛤蜊

此地當年屬海濱 却因雀化變爲垠 千年不改靈機在 將欲成樓氣繞頻

馬育亭

榕陰育馬盛如雲 北牡淵黃亦莫分 漫看天機看蹄跡 但能跨竈便超羣

(按馬蹄前圓後凹名爲跨竈竈者後蹄越於前蹄印跡惟駿馬有然)

海潮寺

莊服梵刹對瓊河 空寂禪心印碧波 潮信來時明月上 不教航筏暗中過

路通橋

昔年河口路無通 今日通來便不窮 直透蓬瀛三島外 尋常紫氣滿橋東

下鄭洋冬景

淺浦深澗村舍遐 疎林半掩夕陽斜 漫言地煖霜威少 柏葉仍如二月花

曲水通津

潮來三十六週灣 灣至瓊河水關 南嶼西流相遇合 雙拋橋下會游環

(二潮會合此橋下必結大螺紋流灣)

觀音閣

慈雲寶閣不塵埋 倚檻遙看景物佳 兩座塔分千佛寺 一行碧布九榕街

(九榕街係水部門外一直街也有九珠古榕 故名)

第二百零八回 艷冰歸閩騰空疑魄 雲程抵燕敵鬼稱神

却說二人回頭不見漁翁異甚船回象橋登岸家即在河墘門開詎那團赤光又逐至身旁啓文因無刀劍將自己押髻之金釵拔擲之其光繞釵入內室駭以寶貝自送到家正叫家中人齊出來尋討忽報長孫媳慶雲公主卽時生下一子不及臨盆產於床上金釵在於兒手仁翰以土地公來點化投胎皆喜不勝合家皆向啓文稱賀得了四代曾孫金扁擔投胎之祥至三旦命名燭金燃燈結彩十分闌熱適此冰同芳州至訪問至瓊河芳州暫候門首艷冰先入門家中人見一道士撞入直至內庭見父母便拜曰不肖離家歸遲望乞恕罪青娘人等見是兒子皆喜曰吾兒今日回家喜中加喜乃祖宗之福德艷冰問家中何喜啓文曰卽汝姪新月汝

子新春皆回孫媳添一男卽今三旦作湯餅會又得吾兒回來此不是雙喜并臨耶吾兒既北徙怎得南歸可會了子姪親人再漫說知肥冰復向二老拜賀大喜人會瑤琴賽仙一家大小都來拜過惟慶雲在房未出又會了仁翰艷冰將奉命進表被遼王留帶北去告養不准至真定逃回被獲將斬遇俠士劫救恐雙親掛懷託人訪知所失之子姪俱回同歸返故土心始相安存躲至今聞事已弛纔敢回來只此約略言之吳青娘聞了卽問汝表弟在那里緣何不回來艷冰答未見青娘訝曰他特地去尋汝怎說未見再有遇着他花鼓婆麼答皆未見青娘聞皆未見便涕泣曰吳氏一脉爲汝一人絕矣快去尋來還我汝回來他無回來怎肯干休艷冰茫然不知其因驚甚跪伏於地啓文謂曰吾兒且起來待我說明汝方知之汝母日夜悲傷吳氏香烟將斷至於兩目瞽睛雲程回來喜遂雙目復明因汝北徙雲程欲去尋討汝母不許再去回至中途瞞汝母一人回頭北去尋汝後有雲程原聘之結髮妻戚麻姑聞之亦去尋訪因汝說俱未見汝母方驚怕啼哭又謂青娘曰老夫人勿得驚怕雲程令姪不比別人尋不着必遇着令姪婦早晚必回請寬心勿慮青娘曰相公怎叫妾身不恨此卽饑人莫對飽人言汝們看周家今日父子孫曾四代團聚何等快樂吳家前後兩空何等淒涼唯餘一脉又爲周氏而去杳然無回凶多吉少怎不見鞍思馬覩物傷心耶言訖仍掩面哭一家無不悲傷瑤琴淚如雨下不敢開聲艷冰伏地泣曰請老母息怒雲程表弟爲不肖而去恐有不測今去訪尋回來交還老母以贖愆尤言畢起身告辭往外便行啓文阻曰萬里之關津才得生還那有復去之理青娘拭淚曰非爲娘心狠只爲情出於衷哀切於外公婆宗祧而言也旣回來不必去聽之天命罷冰泣曰老母莫慮待不肖去尋來便可寬心啓文欲喝阻之但見艷冰行不由戶櫺空而起一家驚異以是死了魂魄回來皆號哭啓文怨不應見面卽罵青娘亦自追悔望其再回皆煩惱不止此且按下再說冰出見芳州將母悲恨之情由告知商議欲去沙嶺尋討雲程仍飛騰而去蓋艷冰到家不敢遽言遇狐登仙欲俟人靜言之也不表却說吳雲程直抵東都大喚探訪朝臣皆北徙無回遂訪着舅氏洪承樸之寓所見舅母塗氏表弟松鏞皆幼因說及異七無親

官囊如洗進退維艱其景况十分淒涼雲程憐之曰甥去黃龍府尋討姊夫並帶舅母所帶盤費盡送與舅母安家遂解包袱將黃金碎銀一統付與塗氏不留分毫舅母曰甥長途何資耶雲程曰愚甥一人在江湖會餓死不成此乃姑爺贈的帶在身爲累難走路塗氏喜而收之留住五日問及故土雲程述自與周家之遭際高蓋山只約略言之不言其醜事卽告辭作歌郎手執錢鞭而去塗氏母子感激之不已雲程到了燕之真定日將西墜在市場上打錢鞭唱小歌有一老者問曰相貌品格如此魁梧落在江湖作歌郎雲程答以缺盤錢老者又問曰要到何處去如少盤錢可到小老舍下有薄贈免作歌郎好麼雲程曰些微不敷長途之費不敢多謝旁人問曰要若干纔是道謝雲程曰有黃金千兩白璧一雙纔稱多謝旁人齊拍手大笑曰蠻花子說話不識抬舉之東西快去叫街一個銅錢二個銅錢便多謝了一人一嘴罵之不休老者喝之方止思此人有此口氣必有大奇能且聘到家得用之處亦未可定便曰如肯與小老去自有黃金千兩白璧一雙相贈雲程曰有就在此處相贈何必到汝家耽擱我程途要之何用耶老者又問實要住何處如此忙急雲程答要去黃龍府旁人笑曰黃龍府只少汝一個蠻子唱蓮花落快趕去有官與汝作老者又喝止之便曰內地之人去黃龍府要回不得汝因何前往小老舍下離此不遠且倒歇歇脚再行何遲遂跟老者行有里許至一村落雞犬相聞引至村內屋宇寬廠鄰舍相連延坐廳上童兒遞茶相問鄉貫姓氏雲程答以姓氏籍貫往黃龍府尋親老者亦自說柴姓名墜世代務農言畢捧出酒飯叫少子出陪執壺三人坐飲雲程因問有幾子柴墜嗟然曰長子早逝次子將歿只有此子又弱瘦恐其不壽將來必歸於無嗣因此看破存積何用凡遇江湖落魄者皆薄贈之廣結來生矣雲程問令郎因其將歿堅答鬼問何不捉之又答諸法皆施無如之何又問何鬼怪實說自有法治之柴墜淚曰第二小兒纔二十歲此鬼不知在何方帶回別人皆不見惟鬼者自見乃女鬼請僧道皆不靈撥人陪伴之日無異夜間卽有冷風不拘何人悉被冷風吹迷去醒來非病卽痛後皆怕無人作伴始猶可今日就羸體惟存一息不過三四日之人還有何望雲程聞之曰原來此女鬼惡極老丈勿憂晚生今夜去代

捉之以保令郎堅曰捉之用何法器雲程曰不用何法器只用一壺酒一碟薑夜到汝子房中過一夜自會編之柴堅將信將疑曰能編之別處亦好那夜即備酒與薑引雲程入房雲程人其房見其子奄奄一息將死令燃火燭如炬將酒盞排於床前雲程對燭自酌人皆掩門走出雲程一乃意氣自雄二乃藉有仙風三藉酒助胆至二更既靜內外人俱寂忽然房中起一陣冷風又如冷氣豎人毛髮雲程啣酒嘔之風氣退而又來又之忽一女子立在前曰公過客勿預他人之事快請出雲程知是鬼不答那女又言之因其不睬又言曰若不聽莫怪犯公雲程自酌不理那女將頭一搖變出波頭散髮吐舌開口嘯冷氣吹來火燭忽暗雲程將口中酒照鬼頭噴下那鬼被噴縮矮又噴冷氣侵人生寒雲程吸一大口酒又噴下那鬼直縮數寸又噴又縮作聲如喊救雲程噴之不絕那鬼直縮至地似人地下喊聲不現誰知柴堅令莊客在房外探信聽有鬼聲叫越隱似在地下敲門入問有鬼否雲程因其來問隨口答曰鬼已捉住關在地獄尾層衆共笑何足爲憑雲程曰不見形可靜聽之衆停耳共聽果聞地中有喊叫聲音就地再聽其聲甚現衆服其言不謬衆問關於地下復能出否雲程曰酒太少如不要他出再添酒兵多多益善柴堅應已備有令人將廚房預備之酒席捧出排設房中衆共陪雲程號爲白臉鍾馗命柴堅問曰鍾馗爺一去鬼又攢出奈何救人到底屈留幾時俟小兒回生再去雲程曰鬼既收伏安能再出可取筆硯再題數字壓制之萬古不能再出矣衆取筆雲程卽在於房中白壁寫曰

大胆小小妖魔 敢魅人子將死 殺之污吾寶刀 捉之穢吾十指

略發口中一氣 噴墜黑地獄裡 任汝日夜叫號 萬古不能超起

若問收鬼何人 閩都雲程吳氏

題畢謂曰此字勿毀以爲鎮地銘記過夜次日欲行衆哀留情難却遂暫止四五日眼見其子漸復精靈皮膚轉色愈留不放手事一揚傳遠近皆知擁擠來看柴堅將子移別所搬空任人進看皆仰念壁上字俯聽地下

聲有鬼者來請雲程那里肯去皆躲內室不出突有一人來說不是請去治鬼有一位閩人周學士老爺在我莊中住歇乃白鍾馗之鄉親特命來請去相會明日即要起行如遲便會不着矣此言傳進雲程愕甚即喚來人入內問其面貌果是艷冰大喜即隨前去柴堅遣一莊客跟之同行正是本以無心呵野鬼原因有意訪親人相逢與否下文說明

第二百零九回 吳雲程追怪遇升表 鐵麻姑歇店救女娘

却說吳雲程隨那人到了蓮花樂忍庄那蓮花山只離柴家庄五里餘庄中人俱出迎之雲程先問歇鄉親在何處衆答在這裡引至庄後祠內指曰此位人可認得雲程一看正面神龕中供一木主書閩故學士周諱艷冰之神主雲程驚曰此人不死了衆人中有刻薄者答曰死未死不知只聞一刀兩斷又問因犯何罪斬首衆人又答曰從駕脫逃拏獲正法雲程忍不住哀哭便罵曰汝這裡人好沒理人也已死了騙我到此公孫謹和杖藜而至便問曰學士公與白面鍾馗爺有親既死不能復生且漫哭請至外舍奉茶有話說雲程見老者品格不俗即同到外舍分賓主坐定謹和問曰爺與學士公是何親眷雲程曰乃姑舅之家表兄又屬胞姐夫丈特地來尋執知命故不知因甚而死貴庄因何供他神主騙晚生未死來會乞即說知謹和曰原來是學士公舅爺多有得罪遂先說亡名姓氏後將艷冰從駕至殺狐林逃回失途投此保全衆危說起及思親留之不住遣人送回至鄆鄆關口被盤獲正法尸首官收查拏親屬不敢起遷惟庄中供奉神主歲時致祭以報恩德大略說了一遍雲程拭淚曰是他不聽長者之言自去尋死還有何怨謹和曰今日不言死謊舅爺來者乃寒族之子姪無道瞞老拙爲之實在因寒鄉近日遭妖作害聞舅爺在柴家庄收鬼如神議請來收又聞遠近請俱不去遂不敢請昨因看壁上抄來詩句始知與學士公同籍子姪輩因借名請之必至如早知是至戚何用詐言老拙此時纔知望乞恕罪雲程曰先姐夫蒙貴族盛情感之不勝敢有言罪之理但不知貴鄉何妖爲害祈說知謹和曰敝鄉近出一怪彷彿似猴盜食物器皿聚集人衆信着圍在核心獲之即杳數處皆然不知是何

鬼怪雲程曰可知去來之所謹和曰皆由屋後大山雲程欲就去訪看酒席排便遂登席飲了酒同去踏勘連花山後均萬丈削壁聳人雲漢並無立脚之處衆共指怪皆在此出沒雲程認一方向囑如再至卽來報自有方法收之謹和迎至家中曰但願遂去勿傷其命隔一夜天將曉忽報那怪由後山至隣屋內盜物雲程執一木棍飛至隣屋那怪由簷越屋後如飛逃走雲程追至削壁此怪如履平地轉瞬入半山人皆不見衆人望之皆驚異卽鍾道神仙也難收矣雲程逐上山巔又追數崙入巖洞追至洞內甚寬廠時再追之忽有一少年出來驚問何人追來雲程將棍打來那少年大喊曰休動手汝不是福州吳誼姑丈麼雲程聞叫收棍認得問曰汝可是靈虛升表麼客然又曰升表在此何故走進那妖見否升表曰在洞內且請坐息怒待喚他出來亦認得雲程至洞內坐下升表喊曰快回來是我盟親那怪聞喊走出雲程視之乃獼猴也怒曰原來是汝在此爲害又問升表曰汝因甚同他在此爲非作害升表淚曰緣小姪祖父千秋小姪進獻壽酒悞打破玉瓶父怒以忤逆將小姪拘禁俟壽期過將置於法祖母見憐恐法難逃私遣獼猴將小姪竊負逃此洞府屈指將四個月矣姑丈因甚亦來此處雲程亦將尋討姐夫不着代人收鬼騙怪之因由亦說知說猶未了獼猴在旁曰請少爺同吳公子進去食飯雲程謂曰獼猴亦會說中華語耶升表曰早已會說了惟猴腔不離口升表又引雲程進一洞室器皿穀酒一切皆備惟棹椅皆石塊雲程問此東西何來獼猴笑曰不爲此東西今日吳公子怎得與少爺相遇雲程聽之不知因問之升表淚曰小姪之性命與獼猴相連所有食用皆獼猴去盜竊而來或歸遲恐落人機噯小姪命卽隨之雲程聞此便知所竊乃供饜雲程心甚憐之共坐食獼猴進酒隨問獼猴曰三太子迎娶蔡千金我已聞知後來汝有無至梅江通問獼猴曰蔡千金時常遣送物至梅江孝敬又命探聽嬌容小姐何時出閣要回送妹耳二人食了酒飯雲程將回升表泣留爲伴獼猴亦懇留雲程曰勿憂慮再耐幾時待我去黃龍府尋母舅回時再至帶送吾姪歸靈虛與令祖說情恕罪包汝無事只是盜竊人之食物不遭機噯必遇暗毒須要用銀錢去買來方保無慮升表曰欲買那里有銀錢就有銀錢看獼猴此樣去市鎮買東

西一揚傳禍不更速耶雲程曰令猥猴跟去自有作爲雲程卽帶猥猴下至半山留貯於山巖內聽有叫卽出來自己步梯子至半山中人猶等候擁問何物雲程曰緊追至尾層山絕處遇一少年認乃是東海龍君之王孫泣說因在龍宮失儀獲罪同僕金毛猴猥猴逃匿在此難卽回去因無口糧遣僕盜取倘落於機械命亦隨之言甚悲切弟因戒之不許再盜人物件弟囊中尚有餘金煩貴庄念盟情保全主僕無虞俟弟去黃龍府尋舅回來時帶送至東海與龍君說情仍歸本位祈諸兄弟諒情蓋雲程已聞信天翁所說方知靈虛卽東海之龍宮也謹和同衆皆曰原來不是妖怪是龍孫來逃難敝庄濟困扶危人皆樂爲况舅爺之誼親又屬龍孫請到敝庄敬奉誰敢輕慢如嫌塵濁不來應供進水菜敢收舅爺之銀耶雲程曰以此叨情愈稱感激呼猥猴來會過免彼此驚畏雲程出庄望山後以手招猥猴如飛鳥下山帶進庄衆見駭異雲程令與衆施禮致謝謹和與衆公議五日輪供一次按期將水菜進至巖下來取正相議間衆家庄崇堅忽至聞知其事要已亦供水菜柴家亦供一次頭次卽崇家辦起極豐盛價價搬運回洞雲程亦進洞內與升表說知囑寬懷靜候留飯一夜次早仍回樂忍庄崇堅之子病已愈遂告辭起行兩庄共鳩盤費直去黃龍府尋舅氏矣不表却說鐵麻姑扮打花鼓婆望北朝行夜宿如有人攔唱便曰同夥在前途去尋回頭來唱如有刻薄子攔住調謔起一脚跌倒二三個抽身走去正是逼走天涯心不懼游行海角我無憂且聽下回分說

第二百一十回 托屋樑自稱鬼王姐 落園套亦爲海賊頭

却說麻姑行暮歇旅店旋有婦女十數個亦投店內又有十數個壯健男子亦投進店主人辭店窄女客已滿未便男客請投別處那一夥男子不肯去竟擁進內與衆婦女一處店主來扯他出去被打諸婦女驚甚欲去喊投地方衆健男攔住曰此處無地方官投任喊出血無人來救無別事今夜分陪我諸兄弟來睡首飾脫我作盤費人自回去無甚大事一面說一面動手亂抱婦女調戲可憐諸婦女啼喊無援麻姑早已在後房門縫看出大怒搶出大罵狗男子橫行如不滾出待老娘打汝滿地爬起先十數個不知利害一人迎前來抱被麻

姑起一脚踢倒在地又二人搶近來搶亦被一脚踢去縱有數尺遠衆共怒來奔都被手打脚踢滿地爬滾
姑喝罵不去立刻叫汝個個皆死衆共爬起曰愿去愿去一個一個蹣跚走去十一個皆在店門外亦有血出
脚手破傷皆不敢再進來各耳語一匪散去諸婦女脫身猶勝神仙皆泣謝麻姑不盡麻姑問曰這一夥去何
處如何無男人引帶在此住宿今夜若無奴家難免被強暴欺凌內中一婦人答曰皆這一起小娼婦女多事
奴們都是西村十三個皆屬姑嫂姐妹因開柴家庄有白面鍾馗捉活鬼關於地下啼叫不絕無數男女去看
却被諸小姑硬扯來去柴家庄只十餘里因起身得遲趕路不及就在此歇誰知遇此強盜橫行若無大姐救
援皆無臉回家麻姑笑曰果然多事亦要嚇汝們一次問下次敢來麼喚至店主罵曰出路靠主人怎被此狗
男子橫行耶店主哀告曰此處本是荒野小站頭那一夥之人必是路上遇着女客官跟來他進店即攔之奈
其人衆被他打幾掌實無奈之何怎樣的小店麻姑曰果怪不得汝今只問汝柴家庄有甚麼白臉鍾馗爺有
什麼鬼關在何處可實說明店主曰離此有十五里路有一庄名柴家庄一庄有五百餘家皆是一姓合庄之
人俱皆忠厚前日柴長者名堅年近六十歲生三子長子早死三子少惟有次子年二十歲極聰明伶俐前日
不知往何處玩遊回家得成一病十分沉重計無所出乃一野鬼迷他他父求神告佛延道請僧不能醫愈其
父自思惟有一死他父時常濟困扶危如有江湖之人到他宅中及求贈盤費無不相贈前日柴老者往市鎮
玩遊遇有一個閩人在市鎮求乞見其品貌超羣人才出衆查問名姓籍貫請到家中款待酒飯因說起家事
次子將死他查明病底止自稱能收除此鬼柴長者十分歡喜留至一夜至夜間此人進在其子房中到了天
明一家進看見此鬼在於地中喊叫不絕其子病即脫體柴老一家盡感其恩自此遠近之人隨日來往不絕
看此奇事人皆稱他爲白臉鍾馗爺也麻姑曰此人可知其姓名在店主曰姓名不知他有題了詩句有說他
名姓隱存在內麻姑曰此詩可記否店主曰敝店亦有此詩避鬼要看可收來看可也店主即進去取出雲程
所寫之詩原來此詩有人抄來賣新文號作白鍾馗鎮鬼詩店主有買一張令取與麻姑觀看麻姑接看尾有

寫吳雲程名字又問那收鬼之人還在否店主說聞其主人留住未去麻姑喜甚對各位諸女曰有此奇異之事怪不得汝們去看離此不遠奴家明早伴汝們齊去看好麼衆女大喜共曰若得大姐作伴乃是萬幸有汝保護那有不好諸女恐怕強盜又來共不憚鳩錢與店主買酒添菜同敬麻姑共談說至天明理還房錢出店門有十餘里到了柴家宅那鬼房早已搬空任人來看其門壁皆擁擠剝落如四脚亭麻姑帶衆婦女至見人擁滿不能入大喊曰看過退出與我們婦女進看那看的人不動麻姑用兩手一分人擁出又東撞西撞人皆退出遂引諸女進看仰見壁間是雲程筆迹無異聽地下鬼聲隱隱那人衆被擠退出不愿相謂曰那里來這花鼓婆好利害兩手似鐵打被靠上身痛不可忍我大家還不如婦人被他擁出何不夥齊擁進還怕他不或或曰不可男與女鬥讓他去看諸男子如是皆不進去只有十四個婦女在內正看得意處忽呀叱一聲屋塌下麻姑向上伸手將橫櫟托住大喊諸女快贊出去那十三個竟魂皆無盡贊出麻姑始將托之櫟拋下瓦片木料震地粉碎人便跳出形色不改笑曰老娘都被人暗算耶即拖十三女至邊處拂去灰塵衆人看見麻姑有此力氣皆吐舌驚服原來那屋塌下內之婦女無傷在外之人已擲傷四五個麻姑正欲進問那柴堅聞知其異至前迎至廳堂麻姑即問曰老丈煩報與白臉鬼王說他姐鐵麻姑亦來此煩出相見柴老訝曰怪道是白鍾馗之令姐纔有此膂力托櫟今不遇了令弟前日纔起身去黃龍符尋他令舅麻姑曰他特來尋姐夫非尋母舅柴堅曰原是尋姐夫只因姐夫死了便去尋令舅洪老爺同回麻姑驚問他姐夫怎的死去柴堅將艷冰死的因由又將雲程捉鬼逐癩情節說知麻姑怨恨來遲他既去黃龍符亦要去尋之便謂曰舍弟既去奴家亦去尋討十三個女人煩遣人送回西流庄勿被強人欺凌是託言訖即告辭要行柴堅見之行趕出扯住曰既是恩人之親姐姐數千里至此那有不住歇就去之理也同十三婦女一同扯進內庭內庭辦席接待令上客將場下屋料搬去只有空地由人來看西村聞信有親眷來接十三婦女回去麻姑留三日因公孫謹和十分盛意來迎送至樂忍莊恭拜周學士祠宇牌位又知升表同環環隱匿後山公孫族之女眷皆至款

留強勉被留住一日次早起行至日暮投旅店忽有一差官進店詢問前日閩人吳姓號白鍾馗在此投宿否店主取數簿查無又問共有幾櫬客店又答七櫬耶差官欲去別店挨查隨有一客進店投宿說是由黃龍府來的差官便問路上有遇着白鍾馗否那客答可是在真定捉鬼入地之閩人吳氏麼差官曰不錯在那里遇着那客曰未遇着只聞得他在路上數人趕來請留他去治鬼降妖路口無遇今早由水路直入黃龍府人皆散回在路上說了方知差官又問可知他搭何船那客曰聞是擗大搖櫓有快船趕可着差官令店主去道頭代僱船趕那後客曰不須別僱我亦由水路來江邊現有一快船亦趕文書報去黃龍府尚未開出附搭恰好但不知官長因何事追趕差官亦答以要趕回收怪說了即去了麻姑在房已聽明白便向店主曰奴家亦是去黃龍府的有便船附搭更快那客接口曰這位小娘子亦是去黃龍府的恐路徑不熟店主可代他附搭麻姑即跟店主至道頭說船價下船其差官已在船內船便開出大洋駛一日夜麻姑心疑問何地方船稍答天津外洋愈疑即向差官查問不知貴差官是何處差來要請白鍾馗收何妖怪祈乞說明差官先問小娘子何處人去黃龍府貴幹請先說明麻姑曰奴家亦是閩人與白鍾馗乃是親姐弟故特地尋他又聞他去黃龍府尋親故趕去尋討也差官訝曰原來是鬼王姐不知多有得罪小官乃是燕山將軍府中因府中近日有一妖怪爲害不能驅除故各處訪有能人請去收除前日有人傳說有一白面鍾馗爺在柴家宅收鬼捉關地下十分奇異故此敝府聞知亦來尋請一路方問至柴家庄相請不想鍾馗爺已去黃龍府了故特地附搭便船趕去請他不存先遇鬼王姐在此如不能請得鍾馗爺到即請鬼王姐到府中收妖亦可不知意可否麻姑曰奴乃是女家不能收什麼妖怪今可到了黃龍府再來商議可也那差官喜甚即喚船主來預備酒飯相請須臾船主將酒飯捧至差官便請麻姑上坐自己陪飲麻姑一面食一面觀看飲畢至須臾日將西沉遙望見艤艦戰艦佈列如雲旌旗招展戈戟森嚴忽連珠炮响金鼓齊鳴知非所在不好故問曰此卽黃龍府差官笑曰不去黃龍府特走白虎島麻姑知落其局心仍不懼是生成胆略過人至於船旁其戰船甚寬大排列戈戟內放

下大梯登上差官引導麻姑上大船仍皆入艙中衆人均已拜伏數將領分列船旁恭接麻姑麻姑曰汝是海上英雄豪傑糜局我江湖婦女來此作大哥答曰果不錯衆兄弟聞女豪傑有萬夫不當之勇一臂能托樑特迎來爲大哥幸勿見棄麻姑笑曰列位可知錯認衆又答不差且請進漫漫告知遂引至官艙傍衆又曰此處乃東洋之白虎島聚存幾千兄弟戰船有幾百號糧草充足外有大小島派撥八頭目分駐屬白虎大島管束數十年來無異自去歲八島爭強各自竊據不遵白虎號令猶將侵奪大島因難與敵要訪英雄復羈現在英雄却歸北路派十一個頭目兄弟夜投真定旅店因不端被女豪傑打敗受傷不愿密議尾跟路上暗算次日跟至柴家庄看鬼女豪傑將人衆盡逐出外帶諸女在內獨看衆兄弟以爲得計人衆中同把屋抬倒將屋塌下並婦女壓死洩恨誰知女英雄之本領非常只用一手托樑諸女並無一傷屋外猶傷八個十一兄弟始服無地就請來爲主恐不肯來衆皆暗中相議調遣兄弟們駕船假差官誘來方遂降臨乞恕跪計之罪方叫十一个打服之兄弟來恭見便識得那十一個盜夥至謁拜麻姑笑曰原來就是汝幾個混薦我爲能恐悞汝們大事衆曰既迎來祈勿謙讓就今日甚吉卽請登大哥之位言訖卽令辦設事宜麻姑暗思諸事都作過惟有海大哥未作過且試作再去未遲須臾獻上鳳冠龍袍靴帶冠上插兩條雉尾麻姑卽穿帶竟然一員女大王衆擁之上座衆賊夥恭拜麻姑問那一個是舊大哥何名姓可進前諭話有一個帶金鍍頭身穿青蟒袍向前鞠躬口稱海中魁麻姑曰我乃女流怎知軍旅之事既有盛情暫從之務須遵令一不許殺人放火二不許奪姦婦女三不許同劫客商如違者斬更有新令再頒海中魁唯唯遂獻上船號人數糧草冊簿麻姑看了仍交與舊大哥掌管遂設宴一同作賀畢仍撥各歸隊伍麻姑獨寓一艙不要女從伺奉票事不妨混入雖無威嚴人自畏威皆不敢近次日海中魁議討八島之策麻姑曰不須討三日外必自歸順海中魁遵退至三日那八島之頭目聞白虎島來一新女大哥青年衆請討他不敢發令可知他無能遂會齊同去與之比較如勝仍歸順不能勝將他搶來作公衆妻妾海中魁等無臉不降亦自散去衆議定駕船而至海中魁向前問明白八島

對曰齊不動手不持械不埋伏不暗害只八島與女大哥比較輸贏麻姑准之令先去擇地聽候八頭目先駛至孤島岸上等候麻姑只帶海中魁數人駕船亦登岸會諸頭目面約曰我只一個在此任汝八個齊來如輸卽官抬去作公衆之妻妾如贏卽不歸順亦無妨麻姑卽脫卸冠服札袖二個先起手被踢倒三個又來一個在後未拾被麻姑用倒起腿踢半死倒地二個又倒二個又來打翻一個那一個用雙魁兩脚被麻姑接着頭朝地拖起臂爲兩瓣那倒在地的喊救饒命愿降七個跪地懇求麻姑曰旣降罷了饒他將各島之船隻都收這里來來受制度便放手那七個便俱跪拜起各歸本島次日各獻上簿册仍舊交海中魁立驗訖以海中魁爲總管改名海中義各船立海中義旗號船尾另豎一大旗大書二十四句曰

代天行道 惟我是揚 不劫孤客 不劫窮商 不劫內港 不劫外洋 不劫市鎮 不劫鄉村

不劫民食 不劫軍糧 不劫行李 不劫積箱 不劫名士 不劫女娘 不劫老幼 不劫善良

不劫鹽醬 不劫朝陽 不劫人夥 不劫僧長 如遇招安 速卽歸降 倘違此令 梟首帆樑

按麻姑出此令明絕盜劫之路以期自散矣麻姑號令旣定諭衆曰我惟往來來不能長留在此明日就要去黃龍府尋親汝們務須遵令倘我去後違之以軍法從事諭令八島首從皆在此犒賞三日後各歸本位辦事衆唯唯奉令海中義分發犒賞訖麻姑立於船頭望水天一色忽東南偶風起浪翻滔天對面雲陰遠佈異之正是不意島中爲娥寇無心海上會風雲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二百十一回 化海盜射箭助龍陣 贅相府說女作鳶儔

却說麻姑見海上浪湧雲興異而問故海中義說是龍門又問曰或常有或近日纔有海中義答近日始有自門自止又問曰可分別真孽否答不知惟見一簇青雲與一族烏雲相鬥烏的常勝麻姑曰已別了青乃真龍也烏屬孽龍也我旣代天行道可助真剿孽令船停集此皆有弓弩速會衆兄弟配執候其門上半空船齊進聽大船號炮弓弩向烏雲處齊發播鼓吶喊助青之威可也海中義遵令傳齊各船人等執弓弩聽令麻姑手

執弓箭立於船頭將船駛稍近弓弩可及得刻見東隅怒濤湧浪羣龍領雲門出波心一從青雲一從烏雲半隱半現那烏雲之龍甚雄猛從青者皆不及之麻姑催船又進一聲號砲萬弩一齊向烏雲處亂射金鼓齊鳴吶喊震天立見烏雲之羣龍皆墜落波心青龍追入立時水變黃色烏雲消散青騰騰空波恬浪靜麻姑令鼓吹作賀正喧騰間東望一少年戴紫金冠穿甲冑泛枯木槎飛來從者皆雄糾威武近船旁喊曰龍王三太子特來拜會船上大王爺麻姑聞報出迎少年登船彼此皆識得牽手入寶艙歡會原來乃幼寥三太子也幼寥歡甚曰賢妹怎麼又爲海皇帝耶麻姑笑曰原來與孽龍爭鬥就是三哥若不是愚妹在此作海皇帝安得助陣不知何處孽龍在此作亂說與妹知幼寥曰乃東極之孽龍侵界父王命三兄弟討之屢戰敗幸遇亂箭射中孽龍羣逃共追而獲之不知箭從何發查乃貴島衆豪傑兄弟們不勝感謝命愚兄先來拜謝不意乃賢妹也賢妹因甚緣故在此作女大王祈說來麻姑遂將來尋雲程被寇局至爲首遇龍鬥應助真剿孽之情節告知又問曰三真戰一孽何虎牢關之不速破耶幼寥曰此龍非常乃扶桑東日月常浴之咸池內孽蛟也藉羅計之橫逆吸陰陽元氣化龍欲搶四海今日非賢妹一神箭貫目安能勝而戮之也今賢妹之功漫論只論一乃龍宮之親契二此非久戀之鄉可同至靈虛見父母相會盤桓幾時再去黃龍府尋妹夫未遲也麻姑曰且漫俟去黃龍府再去今先寄請父王母后同諸兄弟嫂姐妹安好不知升表姪有上陣否幼寥曰上陣惟大二兄長升表因獻壽不慎打破玉瓶收禁懼同猿猴逃去無踪麻姑知其事故問之便曰失手悞損酒瓶無甚大事何用逃走幼寥欲邀麻姑至龍宮反被麻姑留住飲宴又報二太子到麻姑出迎乃宛延也行禮分坐宛延曰聞知妹登王位特來賀喜並請安麻姑曰羞殺羞殺休得取笑宛延曰因從者回報始知助戰乃賢妹三弟來請不至反被留住大哥回報並請送薄禮來與賢妹分賞諸將軍以酬勤勞賢妹同去龍宮會叙好麼麻姑曰二哥既至此且同三哥同在此會叙一夜妹明日便起行去黃龍府待回時再去請安宛延亦被留住三人共飲麻姑曰當時諸兒們不實言龍宮騙爲靈虛島四海之尊反爲外番如前想不過絕影國到今日方得知

之何須瞞人宛延曰有敢歪騙因古今相傳龍宮乃在海底人皆奇怪在於水中故不敢實言恐驚怕不敢交契矣麻姑答曰別人驚怕妹實不怕彼時若實言先跟去見訪三人飲談至天明又報大太子亦到麻姑出迎入乃離宮也曰經將賢妹助戰事情報知父王悅甚命送薄禮與衆豪傑酬勞開妹欲先去黃龍府尋妹夫送借龍宮避身寶一對護身麻姑收存將金銀珠玉交海中義分賞與衆海中義叩領訖再欲整筵宴離宮不少留即要同回覆命矣麻姑亦起行即喚海中義同諸頭領等謂曰我早言不能長在此今即去將總政交還舊大哥管理務要循我新令謹守忠義二字如藉我不在陽奉陰違龍宮之耳目昭彰必不恕也海中義等懇留不住即備金銀珠寶一包祇遣人背送麻姑却之只取數錠黃金隨身改扮作男粧雲遊道者與三兄弟相別海中義早撥快舟伺候三兄弟仍乘槎而東去衆船鳴金放炮跪送麻姑去其賊衆紛紛會議遵新令不劫還候何物在此空守糧草何出若遠之龍宮耳目甚近不敷他一龍尾橫掃或議有龍王所賜金銀等物計值百萬將來均分各散改業海中義曰不可你們一時散去若財寶花盡依舊作賊今可去黃龍府投誠將此珍寶助餉棄邪歸正不忘忠義也衆皆允即造一冊寫便降表用能幹頭目投遞黃龍府遼王大悅遣使招安海中義等人朝各受官爵衆皆榮耀爲兵此皆麻姑之再造也不表再說麻姑乘快船至了海面上岸即是北朝疆界到黃龍府尙遠帶有簫管沿途吹作遊食道人訪有鄉親遂投一林姓豆腐店先託查南朝侍從官洪承謨所在再訪吳雲程即查出洪承謨爲戶曹因倉庫不謹失火繫獄能賠補只革職不能補銅至死宦囊如洗無一親故待死而已入監又查雲程無至麻姑憫甚冒作甥入獄視舅當時雲程在襁褓便帶匿江淮此時承謨怎認聞有親甥來見面即號泣麻姑亦傷之承謨問何以到此麻姑曰因來尋討姐夫順至訪舅誰知遭此困極今舅且寬心甥既至將舅謀爲出獄不難今帶銀有十兩至此且收存用度待外甥出去幹旋不日便出獄矣承謨甚喜麻姑辭出先說遼王朝中耶律丞相有一女名雪心蘭才貌雙全不但善於文墨猶長於絃管因尋文武全才之佳婿不遇今已二十四歲設有二張鐵胎弓頭號重八鈞二號重七鈞若弓能開滿又作一首

詩中式便贅之自十八歲選招至今六年所考過俱不合格開弓乃丞相堂觀看詩乃心闌隨時出題選入批取那日又考大開府門鐵麻姑欲救承謨出獄無路日在外探訪雲程見人衆都進去看考亦進於人叢中觀看那耶律丞相坐中堂有一青年報名先看了人品令其開弓那青年將頭號弓開滿又取二號弓亦開階下看的人同聲喝采丞相羨甚令人入內請詩題須臾請出詩題乃跨竈二字下註七言詩句得門字韻那青年接題便在桌上題寫四句送與丞相看乃

竈中有釜是根原 釜上明排父字尊 子壓父頭爲跨竈 榮宗耀祖入金門

耶律丞相吟賞了大稱意見其文武人三才俱美喜上眉稍遂延之坐遞茶令人送詩與女觀看並言三才俱佳可合乘龍詎心闌將詩批不合題三字發出丞相先看怪之以女混批取自帶入問之心闌笑曰爺爺亦不知耶時人都批跨竈作子壓父頭解說五倫豈不顛倒應該如此如此說之纔合正文他既不知不可與曉也丞相聞女說破始知果不合題批之不錯遂出將詩批發那少年看批不合題忿甚喊曰此詩怎批不合題請說來知丞相笑曰子跨父上五倫安在請自思之念武才極佳即將此題漫思出正義再作可也那青年又喊曰子壓父爲跨竈何書不此等解說再作還有何義那青年將詩獻與塔下人衆看問曰是題錯不錯請共言之有斯文的皆言逢書都是如此解怎的批不合題青年因衆亦此說喊鬧不休麻姑亦在內觀看忍不住挺身出曰尊駕不必如是明是作不合題猶咆哮不遜以此間無人識耶那青年變色曰你見識得何不上來亦作一首看此何義麻姑答要作便作人衆擁麻姑上階麻姑於桌上有紙筆卽行寫上四句大聲念了遞上與耶律丞相看乃是

馬外屬乾內屬坤 蹄行印有竈凹痕 驕驕何異能千里 後竈跨過前竈門

丞相看了此詩再看麻姑人品便拍手笑曰妙哉此位會台來代辦批評不錯若不代辦鬧至三日不能明矣那青年不服曰跨灶作出馬蹄便不合題丞相笑曰這灶並非人家之灶乃馬蹄之印痕也鼠前屬陰後屬陽

前足四爪後足五爪馬蹄前屬陽後屬陰故四蹄皆前圓後凹踐於地印模如灶之形常馬行步前蹄踏起後蹄接踏前蹄之灶模不能過分毫故行不速惟千里馬後步接踏前步跨過灶模數寸始疾羨人後代勝前代之跨灶者卽此如也若以人家之廚灶廚灶乃五祀之首豈可跨之說如子去跨父其理不順非實言廚灶之灶也階下人衆聞此解說皆說有理果前詩不合題不錯那青年便不敢再鬧惟對麻姑曰詩已作合式了弓能再開滿便好麻姑笑曰因鬱沒相府千金之奇才無人與辯不得不以俚言代爲剖明並非爭奪門楣也要開弓亦不難待詩批出來再論其詩家人早已送入雪心蘭批一是字發出丞相謂麻姑曰文旣合式二張弓能開一張便全合式矣麻姑曰開弓容易只是不敢爲相府之婿猶恐一開弓那位無立身之地那青年答曰亦能開頃號的相府女婿便讓汝我便去誰與汝相爭耶麻姑笑曰能開滿亦不須喜開亦不滿無須笑自去之矣那青年卽取頃號弓遞之麻姑卽接過扯一扯笑曰果硬那一張再拿來那青年又把二號付與曰能開那一張誰知麻姑將二張弓重住一手開二弦走下階行了一四方放下曰合式不合式看的人共搖頭曰好大力計算二張弓四百八十斤開滿猶能行出面不改色卽李元霸王彥章亦無此勇力那青年已驚走去了麻姑開能弓向丞相揖曰休罪放肆今學生告辭回去丞相訝曰文武旣試合式怎不該爲老夫之門楣耶卽令人攔扯住麻姑謂曰學生以實言相告學生乃南人因母舅罹罪特來看視未得赦免出獄到此見狂生混鬧不認錯不得不代爲辯明奉命開弓亦是迫上不得不開並非有意賽奪望大人鑒察丞相答曰擇婿總要合意何論南北令舅何人罹何罪要放出不難此處乃擇婿之公場旣來考合式了人衆皆知豈容不遂言訖起位扯麻姑手同入後堂看的人遂散去麻姑人內自思且從順再來隨機應變丞相又查問姓氏來歷卽答江南人名魏海市流落江湖年二十八歲因舅氏洪承模鋼繫於牢前來看視實非有意來攀附也丞相曰令舅待完親後查放今日適上吉卽行完成花燭蓋丞相恐其走脫不遂故趕緊成就之也立刻令家人等鋪設扶出心蘭小姐與麻姑拜堂同入洞房合巹麻姑見心蘭端淑堪爲姐妹心蘭看麻姑品貌堪依倚終身至夜

靜麻姑謂心蘭曰卑人自顧南人鄙賤不堪爲相府門楣因令尊大人決意不准卽行合卺誠有負千金終身恨不得卑人也心蘭答曰言重今日設使如招是北人任他文經武緯公子王孫纔負妾之終身幸招是南人漫道有此才學出衆卽奴僕下流亦終身願而怨矣麻姑訝而問之心蘭下淚曰旣屬匹配理應告知妾籍隸江南白氏父仕晉官拜太守世亂父歿母被亂兵掠獻相府收納爲妾因不從百般凌辱那時懷妾方五月無奈懇分婉後從之至產落地將滿月母思難保投環而完節丞相怒將妾亦欲活埋之適夫人與母同日生女其女暴亡夫人將妾匿爲己女無別覺惟乳母經手抽換知之乳母因憐妾母盡節小心撫養至妾稍長知人事將前情密告妾母臨產後曾言恨生女不生男不能效趙人之報怨也妾聞此抱恨終天與乳母再四思維難效趙人惟圖離仇南旋而已未幾乳母無病暴卒實乃夫人以妾旣長恐乳母洩漏機關殺之滅口也自此無可與謀忍恨含悲至十八歲丞相謂爲選婿妾不願婚於北地必要文武雙全方贅之故意出此雙關之詩題好推托誰知北地亦有人考武己合式惟詩題不合又亦好推却今天幸亦出有南人賽奪成就此婚實三生有幸可離仇可回南也說罷淚如雨下麻姑聞此情節從容問曰請漫悲傷今卽去盡殺之帶千金逃返江南如何此乃麻姑探其心情心蘭答曰不可母乃亂軍掠獻爲節自盡與趙人之深仇有異曾與乳母密議過仇可報不可結唯祈諒之麻姑點頭曰怨是用希怨之可也据千金說之心意欲棄榮華回歸故國此亦甚易只是卑人亦有一心意說明若干金肯依從數日過便帶同潛歸故國若不肯從卑人更不愛榮華天明逃去令千金自擇心蘭答曰妾乃死餘之人無不聽從麻姑曰肯從好極卑人可實言之前所言不堪爲相府之婿有負千金者卑人實非男子亦女身假扮男粧來尋未同衾枕之原配吳雲程至此未遇順便觀看考試却被相爺留贅欲明言必生枝節不得不混從一夜明早卽遞去幸今夜千金講出實情欲歸故國若不棄嫌與奴家作同室姐妹吳郎少年英傑名傳當世因來探舅查尙未有待數日設計帶同前往尋討歸闔共偕百年伉儷今日算代吳郎拜堂合卺不知千金允否心蘭聽而訝曰原來亦女有此奇才古今罕有漫道吳郎年少豪

傑卽年老之常人姐旣從得妹有從之不得耶此乃天賜遂愿敢不允諾今卽照姐所言而行麻姑大喜此後外爲夫婦內爲姐妹待有期會卽同去矣正是奇人到處無虛度怨女逢之有所依且看下回分說

第二百十二回 鐵麻姑設計拐相女 吳雲程窺客變畜牲

却說麻姑在相府明作夫妻暗籌計策同逃丞相同夫人不知其情以夫妻和順不勝喜悅三日後欲帶新婿朝見遼王請封官爵麻姑辭以昨被風吹手臂半邊作痛恐見皇上令扯弓不能反爲不美可俟風愈見之未遲丞相遂止先託司官釋放洪承模歸籍免賠出獄麻姑代其備行李牲口雇一人伴隨送出和龍城外謂曰舅先回東都等候愚甥到時搬眷同歸故土承模感之不勝問何不卽同回歸麻姑捏以舊案未銷俟結了便行承模遂先去矣麻姑旣出脫了雲程之舅常一人在外閒遊見有一個南遊仙開卜卦店麻姑遂入認識作鄉親極親熱有出來都在店中盤桓忽一日麻姑同心蘭齊病倒床不起口中叫鬼不絕丞相夫人來視問病二人共答見有一女鬼散髮吐舌項掛一索日夜在床前說先帶汝二人去了再來報冤討命丞相夫人大驚延醫診脈皆說無病唯患陰邪卽令家人去卦店卜卦那南遊仙之店卽在相府前家人告以鄉貫姓氏南遊仙捻龜擲錢定卦批云二病身有大命危險干碍二十年前家中自縊之女鬼在枉死城放出回來作祟若不急行懺改不但二病身難保猶恐殃及家長可先告許二病人稍愈卽建七七四十九日大功課超度之可也南遊仙批訖家人送還卦錢將卦紙送與丞相同夫人觀看皆知二十年前亂軍掠獻之婦不從爲妾吊死今來討冤皆胆戰心驚卽同至房內床前告許建設功課超度未半日二病人果不喊叫次日都起床如常一家皆以南遊仙是活神仙卦之靈應丞相卽令家人再去問南遊仙須在何處建醮如何作爲南遊仙教之須往南山地方地藏寺延僧拜念四十九日經懺煉度吊鬼升天只宜二病人本身長在捻香拜佛餘外家人之男女人等不可進前如有進前殃必移其身切記切記家人問了詳細述與丞相依教而行交銀命家人備辦傳齊和尚在於南關外二十里之地藏寺開壇將銀交與和尚代辦不敢進前至發奏起惟麻姑心蘭二人到壇

拈香拜佛四十九日一任和尚念亦可不念亦可至滿日和尙送斗燈到相府丞相查問姑爺小姐何不回來衆和尚答曰昨夜送度吊鬼升天姑爺與小姐立時不見以爲先行回府並未問之丞相叫家人查問無踪連尋三日連影俱無又去南遊仙卜卦南遊仙又批云小姐屬吊鬼之親生女至吊鬼上天遂帶親女並婿同超上界爲仙下界不須尋矣丞相看此批語訝甚問夫人怎說吾女是鬼之親女是何緣故夫人哭而不言再三詰問始說出以女死換來頂替之情由丞相嘆曰空代人育女果是他之親生女被帶去還有何說哭之作甚只是失去一員虎將可惜矣又令去問卜師既被帶去還有回來否家人回來說先生言卦遊魂變歸魂將來仍回看視至養育之雙親年邁一同度去登仙丞相同夫人聞此轉喜矣蓋因那卜卦前應如响今再卜無有不信之矣看官想果有是事否原來皆屬荒唐都是麻姑作爲圈套帶心闌脫身之計暗先賄足鄉親卜卦先生先來卜病囑須如此如此再來卜須如此如此教之如再來問須如此如此答之因在此卜卦唯此一禰餘無有一至地藏寺又賄和尚以病未大愈不能在此伺候在外借人家靜養至拜完不須來叫自己回矣倘有人來看問可說同在禪房內調息不許見人再至送斗燈回去若有問只如此如此答之麻姑囑畢帶同心闌而逃矣自古財能通神何況相府姑爺同千金誰敢不遵又因醮主不在任他如何減省焉有不喜至四十九日即追敢不及那二人帶有金銀到僻處麻姑換穿心闌之衣心闌換穿麻姑衣脚共一樣鞋亦換穿買一柴簫與心闌又一琵琶麻姑自背扮作走江湖吹彈之夫妻將龍宮所帶龍寶分掛胸前遂隱形不見日在路中思雲程不至又爲他人事逗遛恐不過寫一小紙牌掛於背上有人問不答將牌與看上寫

夫妻弦管走江湖 隘口關津不用呼 夫屬蓬萊金菽子 妻生閩越鐵麻姑

以此招搖俟雲程聞知來尋也途中旅館人皆攆看亦有人將二人形容物色圖畫成軸並題原詩爲傳奇市上貨賣矣二人在路上隱隱現現訪撞雲程尋思雲程若遇着伊舅回頭必先去樂忽村纔回大梁舅之寓所今途中不遇兩處尋之必在誰知承模穰離黃龍府四日暮投李阿杜飯店是夜行李被賊劫店主無力賠只

得叫隨去伴隨贖買將就行鄉保令店家賠償那李阿杜實無力洪承模亦不索如數便在其家坐待不留亦留矣此且不表再說吳雲程在樂忍庄言去黃龍府只望北而行有三日天暮不及趕大站望山兜間有人烟起向投之只見樹木陰翳山徑叢雜一坐寓所傍山臨洞巖上現有鬼谷二大字客店內唯有三個婦人雲程躊躇不入因見已有數客在內亦有牲口亦投歇之與客互相動問一姓王一姓蘭皆儒生赴燕都選舉暫歇此等候同人四個乃經紀家至燕至此趕站不及歇此閒談一刻俱各歸房安寢雲程睡至半夜驚覺有數陣腥氣心疑之忙起床潛步出訪外雖窄內甚寬均是重樓邃閣內房射出燈光遂潛步於樓閣上窺之見房中有一大健男虬鬚豹頭貌極兇惡盤坐榻上有三婦女皆赤身露體一頭罩帽如豬頭狀一罩如羊頭狀一罩如爐頭狀各分執一殿磨磨須臾皆磨完即將麩粉各搜勻製數十餅仍分三爐熬熱各貯一盤另放一處三婦始將頭上罩之物脫下各穿上衣服那健男說客餅已製了可接製自食的餅三婦應諾卽於甬中量出現成麩粉不分開一同下水勻半又造了九十個大餅熬熱停妥貯於大盤又取爐中煮爛的肉餅一壺酒排於健男面前四人圓坐炕床上共食三婦食無多那健男大嚼頃刻將那肉餅食得乾淨拭鬚擦手說大小二小三小快收拾來睡三婦共答曰白虎大官人請先安歇奴們收拾了就來三婦卽收了盤碗全上床滅燈而睡雲程潛伏樓上看了明白把頭搖搖果好食量始知大健男名白虎三婦名大小二小三小唯不知作甚勾當粧此形象奇怪造餅與客食必有緣故明早不可食他傾伊是何動靜再作主意便攝足下樓進客房將包袱縛於腰間潛伏於樓閣內偵之至天明三婦各捧茶湯客房查無了一客只六客俱洗漱了卽捧上六盤餅每盤五塊共食了喚再捧茶來久而無至客共喊噪各持碗自去後院舀水便了未一會六客在地翻滾自扯衣服忽二變豕二變猪二變羊白虎執棍出來皆驅入後園三婦遂入房搜出六個包袱並牽王蘭之牲口雲程在樓閣上驚的魂魄皆無思昨夜若不跳出腥氣此時亦變畜牲矣將下去盡殺之又思且漫就殺太便宜他再看他還作什麼殺之未遲仍伏樓上不動只見三婦共出開店作事那白虎在後院捉猪羊宰殺唯一

人自宰無一人帮手雲程稱其致有本領三婦將豬羊肉下鍋煮熟撈起排架賣外客餘的存於房內並酒餅排於炕上四人來食早膳雲程卽潛入房樓靜聽卽聞二小曰白虎大官人今日共得八個牲口六個包袱大發財了白虎答曰還不算大發財昨夜共歇有七客那一個魁梧的好變驢亦值千金包袱小而重皆寶貝獨獨被他走了這六個只抵他一個脚毛麼三小答曰雖不足意得兩個滾肥的大耳與白虎大官人供口福也白虎笑曰唯喜此兩肥東西一面食一面講餅已食盡叫三小再去取來湊三小卽起身去取大小喊不可錯拿那客餅與大官人食亦要變耶三小答不至錯客餅都有竹葉托的爲記怎能錯拿白虎笑曰乖乖若捨得將我來變牲口亦不怨共笑一回白虎將一豚肘並三四十個餅食得乾乾淨淨倒在床上大鼾而睡三婦收拾了碗碟仍出店作事招客雲程伏於樓上聽得明明白白越想想越怕若非仙機撥醒被賊多得矣汝不要太受用只到今日思一方法等夜來行爲便由後山潛出店去矣正是只因愛報不平事故使偏看變慘形且看下回分說

第二百十三回

雲程換餅白虎變畜

麻姑現圖承模認親

却說吳雲程潛出店去別處買食充饑不敢食餅至暮時仍投入店三婦認得便問曰此位客官不是昨夜投宿的至天明不見到那里這時纔來耶雲程曰有東西放在前站客店中未曾帶來昨晚纔記得不及對汝說趕緊去取往來外走一站路滑甚明日不能走要在此歇一天三婦甚喜報與白虎知詎有二個先行之客在房二牲口在槽雲程人問一姓秦一姓胡赴燕挑選有友約在此鬼谷店等候問店家云未至不知歇在何處雲程又問曰貴友何往此處不是大所在何約在此耶秦曰王蘭二友讀書人愛靜故訂約在此處尊臺前途有遇否雲程嘆口氣曰有遇早已變化矣秦驚問故雲程便轉語曰儒生選舉卽如魚龍有何爲異秦胡二人知有緣故再三詰問雲程值三婦不在身邊將昨夜潛窺之事怎並各客變畜情由告知秦胡驚甚叫同走去雲程曰不須走今夜看弟代其報仇雪恨秦胡問怎能雪恨雲程戒勿聲言弟自有制度唯囑二位兄台聞後

院有响動卽管大聲喊叫後院有賊計在此矣雲程囑訖出來另宿至夜靜仍伏內房樓窺之是夜惟大小一人單颯頭唱赤體磨麥製餅那二小同三小同製自食之餅客餅製有十數個唯有竹葉托底又無竹葉與常餅無異是夜少製完有三更仍捧肉並酒排於坑上四人正食忽聞客喊後院有賊主人快起又聞牲口之聲亂雜白虎持杖趕出後院三婦執炬隨之遍照無人唯牲口皆走出牆外白虎曰汝三姊妹先收住牲口連圍我去追賊原來乃是雲程在樓上看他將食便溜下至後院打開牆門盡將牲口趕出散野使伏於暗處四人聞喊聲都趕出去房內無人雲程卽潛入將自食之餅換畜變之餅將竹葉對換過仍放原處仍歸客房睡矣三婦趕牲口趕得氣喘汗流白虎亦趕無人回來點牲口無失同三婦歸房白虎趕得肚餓回來拏起餅就食纔食三四個要茶食亦要水食須臾跌地三婦扶之不起須臾衣服扯盡就地滾躄變一匹大白驢三婦大驚抱自號哭雲程聞聲知落局了便行入指而罵曰強盜亦有今日耶取繩先將三婦綑縛將白驢拴繫了出叫秦胡進看又指曰叫此賊亦變報君之二友也秦胡問故遂告抽餅對換之計秦胡甚羨其智帶秦胡至後院將各園打開喊曰那個是王蘭二先生衙友來了快出相會二驢在羣中突出至秦胡面前流淚悲鳴秦胡問那個是老王老蘭皆能點頭嗚叫秦胡之曰昨夜若不是此位兄台識破亦變同類矣雲程與其搜出各包袱秦胡認得王蘭之包袱不錯其餘不識雲程又去隣墩隔鄉招呼鄉老告以陷客之邪術等事諸鄉老無不驚駭將其所有財物併店屋點交看管令撥壯丁協同押解三婦羣畜到官投報取出白虎所食餘抽換之餅交秦胡收存帶出大官衙門告獻共有十三匹驢九個猪十二個羊對之喊曰這一起中間或是客變的可出來同去官與汝們伸冤雪恨衆皆搖頭擺尾擁出唯五匹真的仍嘴嚙草木不履共知是客騎分與秦胡二客並壯丁坐騎雲程分發畢自扯去大白驢執鞭將跨上謂秦胡二公曰可押帶去報官我另途去秦胡駭曰乃兄台所爲之事自不去鳴官怎麼帶變驢走開叫弟們前去告沒頭沒緒無証耶雲程曰我昨晚在房中亦密告並半夜詐盜捕餅不是頭緒耶帶去所換之餅不是証證耶卽管去先報地方官不能判必至大官方能

公判我隨亦至探聽如訊判不明致二公受虧我卽行擊鼓投首如判得便罷雲程言訖上驢加鞭去了二人那里攔得住只是叫喊諸鄉人罵曰後生人混帳極若不去見官亦該將被告留交帶去質訊今無了被告亦不妨二位客官卽管去衙門照實訴之倘有不明小老們會齊趕去簽呈相幫奏胡遂同去十餘里至有分守司官投告因問不成供轉送錦衣衛又無實情不能判解送盧龍節度使先問二生秦胡遂將雲程所說之情事訴之又訴雲程騎所變白驢自去不到案據實訴之又繳上毒餅節度使曰前唐板橋三娘子之故智也司官不知故事安能鞠之令帶進衆畜問曰那個是王蘭變的可上前來點頭三下口吼三聲羣羣中躍出二驢至台前又問台下牲口果都是白虎餅變的亦齊點頭三下吼三聲衆畜皆能聽人言語節度使曰體離變心仍不變情實無疑矣令皆退出隨後吊進三婦嚴鞠皆不認反訴秦胡殺夫劫產任如何夾打並無痛楚狀異甚喚秦胡一同上堂謂曰嚴刑不招委係冤杜汝二人殺他丈夫劫去產業是實可依律治罪這三婦能爲受刑伸冤均屬賢婦可賞香餅當坐食之釋放於公案前取出六餅一婦分與二個令卽食之二婦喜甚接餅卽食又令與水忽二婦變爲驢唯一未變查之乃大小餅未食故也蓋大小最點因疑不敢食也懷中搜出餅押食之大小怕變愿招節度使令其據實招之免變大小供曰犯婦三人皆山後之良家女子五年前後白虎用術迷拐來爲妾尋此鬼谷無隣居之處架屋開店以生麥和藥拌草料與牲口食草化麥不化將驢猪羊三糞分別淘洗晒乾無異原麥惟獨半夜令犯婦同赤體罩各畜帽分磨之麥造餅次日客食何糞麥之餅卽變爲何牲口皆收入造驢賣與人騎猪羊充入口腹白虎一頓食猪羊肉十斤餅三四十塊酒二罇一日皆宰牲口二五年陷客無數並未出破誰知那日被客看破抽換毒餅自變爲驢還有何怨唯犯婦等乃被其挾制無奈從之求諒情開恩節度使又問曰汝知白虎何處得此邪術同夥有幾個汝有何術受刑不痛耶大小又供曰並不知在何處傳而來從來未見有親友往來唯教犯婦護身咒語受刑不痛餘皆不知又問人旣變畜還有法術復轉爲人否又答旣變了未見復爲人節度使問明白了錄了口供卽判曰昔板橋三娘子同鬼谷店之白

虎時異事同昔生騎三娘子而遊今士跨白虎而去全案既結免飭追究同作千古奇聞王蘭二生既變不能復人交該眷屬領回伺養從惡之二分給王蘭兩家鞭策以報其怨白虎之家產亦盡給兩家大小鼻首示衆各牲口皆人所變口不能言不知何方人氏無從查送歸籍殊堪憐憫可送至大禪林收入放生月給草料如人無恤聽之自然如有殺傷者照殺人論秦胡二生均收錄選舉免議即將大小押赴市曹斬首示衆諸牲口皆挂養老金牌送去大林王蘭兩家之眷屬各至領回兩驢及鬼谷店之產回籍俱結案清楚不表却說雲程出店怕見官耽擱故騎白虎去既去又恐弱胡儒弱訊作反坐無人辦冤仍至燕都寓密探直待判結停妥始放心而去誰知那白虎所變之驢東跑西往鞭策日只行三四十里雲程雖猛其奈之何遇有少婦卽叫而逐之少婦幾驚死大怒將其陽物割去二卵始馴服行至數十里懷中仙珮無去始知治那白虎時帶鬆失落何處尋討無踪至於歇店見店壁貼畫一雙男女吹笛琵琶旁有詩念了訝可店家家答曰數日前一對夫妻在此經過仙又非仙俗又不俗問之不答唯此牌上數字示人人皆異之畫其形像作新文貨賣雲程又問由何方去可赴得着否店家又答由南去彼時有的鄉親住歇後山聞之卽往追尋便無踪跡今追亦不着雲程亦訝曰此處亦有什麼閩人店家曰客官原來亦是閩人好極貴鄉親隨駕在黃龍府爲屬官因犯罪坐牢幸遭赦回籍歇於隔壁李阿杜店中是夜被盜將盤費一起偷去次日連牲口亦賣去阿杜無力賠補將貴鄉親接入家中拮據有錢方得起身奈李阿杜糊口猶難那有錢來賠補客官既是同郡一念鄉親留滯異土二念阿杜難就拮據可帶同回去其功德不淺也雲程曰帶回不難可知他姓名麼店家曰他說福州高蓋山洪承模雲程聞而喜曰原來就是我的娘舅特來尋他快帶我去相見店家亦喜忙報知阿杜阿杜卽帶雲程至家認舅承模以雲程不是謂我只一甥吳白鶴在黃龍府已認過並無兩甥不敢再認雲程說曾去大梁城見舅母表弟饒金安家過來那黃龍府所遇是假冒的承模聞此謂曰大梁城贈金黃龍救難皆有功勞都算嫡親共認罷雲程忿怒卽欲去黃龍府尋來辯個真假承模阻曰去尋不遇回至大梁便見得今欲辯真假不

難曾聞吾甥童穉時家中難至被義僕抱走伊姐在臂膀上咬一口試來看有疤痕便知真假雲程曰真吾舅也亦記得遂把臂現出果一疤痕承模曰真吾甥也無疑唯不知前者何人非至親安肯如此出力雲程問怎出力承模不知是麻姑在相府之所爲疑是由上下衙門賄通差自己罹罪之因由他來救援之情節說知雲程亦喜不勝疑是義俠也卽喚至店主謂曰我舅說汝會作人看待得好所失之賍一毛不要汝賠明日我帶他同回阿杜大喜稱謝金夜先食夜膳雲程問阿杜曰汝隣居有一畫圖一對男女是何出處阿杜曰起先傳他是鐵麻姑好人家子女遇仙故畫其形狀人爭買之後又傳乃人家了頭已配有夫在山園種麻遇賣金豆之美男子跟他逃至此扮束標題分明賣姦故以後無人買矣雲程問有何據阿杜曰有人題詩評之雲程又問何詩阿杜取一畫與前同唯多添一詩云

夫妻年少正綢繆 應守家園到白頭 何事遠遊撩衆眼 分明姦拐賣風流

雲程看了將信將疑忍怒謂阿杜曰此張畫賣我肯麼阿杜曰不要小人賠償只要一張畫那有不肯之理若要小人頭首亦肯取下雲程曰念汝窮甚那敢白取解開包袱收存取出一錠銀十兩遞與阿杜阿杜不敢收雲程要他收方敢收同妻子拜謝甥舅次日購一驢與承模乘自仍跨白虎望南而旋正是不因賣畫夫妻假安得相逢甥舅親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百十四回 吳雲程接圖怨妻子 鐵麻姑撰詩戲夫郎

却說雲程與承模同行逢有歇店皆取出畫圖查問有此二人經過否或言未見或言早過問至真定界有南人來報在前站被人攔住吹彈雲程顧不得馳驅趕去麻姑心蘭在途被人攔住略吹彈一刻卽行被雲程追着麻姑回頭見後面有人來趕卽扯心蘭入山谷裡躲避之雲程趕至見麻姑拖男子入山谷卽下驢喊曰汝兩個要攢入土裡亦要拖汝出來麻姑見是雲程喜曰是吳郎來尋不須躲避快出相見卽叫曰甥爺奴家在此雲程轉身見二人在於山坡與畫圖無異那無名火由心中熾起至麻姑面前舉拳便掃麻姑不覺嚇一跳

謂豈不顛了話不說作此形狀雲程又把手來拴被麻姑架開又擎一大巖石照面擲下被麻姑接着丟於坑下無法便轉身去擎心蘭麻姑早已防備攔住不能近身麻姑一面問實爲何事說明再論雲程遂住步指罵曰人作表子偷漢皆窩存密避人眼獨汝厚臉挂招牌賣姦不但敗壞一家之門風通閩越之聲名皆被汝敗壞還不羞死又罵心蘭曰汝這小襟種看不出小年紀敢將有夫之女拐來賣姦作生理我代人報無數仇恨那有自己之仇不能報耶不殺汝誓不爲人麻姑笑曰原來爲此請息怒同去巖石上坐待奴存漫漫說出緣故如不中聽再來較論未遲雲程又罵曰事已盡知何待汝說從今恩斷情絕還聽臭話來一面罵一面跑下山去麻姑忿甚亦罵曰那里却有此強橫話有不容人說之理使恩斷情絕猶遲麼但見雲程跨上白驢一溜烟望北而不見矣麻姑曰怪道得此千里駒穩有此驕恣心蘭驚甚曰而今怎處麻姑曰莫須有怕他作甚心蘭曰此去不回矣麻姑曰必是在何處爲他人事此時纔來聞我們之行爲以假爲真忿怒趕來截殺今招架不過加忿回頭又去尋舅此去吾亦南旋必先至蓮花山安頓龍孫今我們既尋着勿再招搖毀却懸牌先往尋他同回二人遂坐驛車直抵真定蓮花山總道上尋討有內眷之大客店清靜客房住歇麻姑遂至柴家庄看視又至樂忍庄探升表兩處板留不住仍回客店公孫謹和同柴堅餽送禮物暨不收却說雲程前見畫圖詩句並傳聞將信將疑猶不在意至目擊畫圖傳說不差分毫欲殺不能抱恨馳回途遇承模騎牲口亦趕至問見否那時雲程忿不能言只把頭搖搖承模以未遇使不再問適遇有店之處因疲倦便歇雲程氣得胸肚發脹竟病倒旅店三日不能行承模憂甚因再三詰問遂將見着麻姑與畫圖無異其爲娼賣姦不知因氣而成病承模曰同鄉千萬人非親故氣之何爲耶雲程曰乃原配之妻承模聞之亦代他忿恨思一會曰並無是理若是拐帶賣姦豈有自標出籍貫姓名之理都不怕同鄉遇着出破耶其中必有緣故吾甥既遇着麻姑他怎說雲程曰那時候一見恨不得生吞入肚那里有心去問他臭罵一頓便與他決絕回來矣承模曰世間之獸子無吾甥獸之至也凡事疑思問既遇着何不問其因由看他如何對答始知其詳豈有見面不問一語

不問一言卽與之決絕恐其中另有事情空氣成病非獸而何雲程臥於床聞此突爬起曰果獸甚他要說是我
不聽跑回來今卽趕尋他問明纔愿那時雲程氣自消病亦愈次日便行與承模又尋不遇抵於柴家庄柴
堅父子喜迎入安頓叙談方知麻姑前日亦至此在路上救女打強盜看鬼托櫟之事今又至現歇在大路飯
店承模聞了訝甚謂雲程曰原來有大本領纔敢標名遠遊吾甥卽去細問切不可動氣此處非山野人衆若
至打鬧體面何存誰知雲程同承模並行進紫家庄早已被麻姑看見疑承模如何未去被其尋着至次早雲
程至店麻姑迎出問曰前日旣說恩情斷絕還來何事雲程曰前遇未曾聽說因由今特來問分明方罷麻姑
曰說亦無妨只恐汚甥爺清耳又來動氣雲程曰勿閒言快說來麻姑曰甥爺若不動氣奴家便實告不敢相
瞞令姑丈攬回福州有人來說甥爺病死了令姑爲之安靈位奴家前往挂孝守靈令姑一病吳家無後二念
奴家青年孀寡欲贅一俊少與奴復甥爺姓接代吳氏宗枝適舅屬荐一書記名金菽子自齊來參謁令姑便
看合意將奴家配與爲妻奉祀吳存祖先因令姐丈周學士去黃龍府無信令姑丈命奴夫妻二人來尋訪一
至真定查知周學士因逃官正法在柴家庄始知驪爺未死去黃龍府尋舅奴卽赴去告明緣故幸路上遇程
着欲訴明甥爺怒不聽而去奴只得南旋今幸訴明全是令姑所主奴乃屈從欲怪令姑怪不得奴家馬頭之
水難收祈勿懷恨可念高蓋山望北臺嶺龍潭倭國四處之恩情夫妻雖無其姐弟猶在祈熟思之雲程聞之
嘆口大氣曰旣嫁去便罷不該路上如此行爲麻姑曰什麼雲程隨於懷中取出畫圖遞與之曰請看此便知
麻姑接過展看笑曰我未死先有兒孫來畫真容供奉耶所題不差惟姦拐是假賣風流是真因無盤費不得
不賣人之題贈甚多奴家都記得可添寫上麻姑取筆寫上

天南地北至燕都 誰人不識鐵麻姑 無緣空費金千兩 合意惟須酒一壺

雲程看麻姑寫上四句忍住一口氣不與再寫將畫奪過掩存懷曰臭臭旣認了使罷今添上愈臭可叫那
合意的姐夫來會會麻姑指曰他身體薄弱風霜未慣至此病臥床已五天了不因病今日安能與甥爺又遇

耶雲程曰甚病一面說一面看左側一張床鋪蚊帳罩住又問何病明日能行否麻姑說不過風寒受些起倒症要待數天大愈方動身雲程便起身曰既病便罷日後總會得說訖行出麻姑曰怎就去可留食了飯再去雲程曰誰食汝臭東西麻姑仍送至店門口歸房原來心蘭已存於隔壁那帳內是空的雲程一去麻姑笑之不休心蘭已聽得明白駭問曰姐姐千萬里所爲何既見着何不實告反捏此荒唐來弄之不自相矛盾耶麻姑笑曰那獸子前會作形狀不聽說明便去姐曉得必來尋問今索性以假作真叫他去氣纔與之實說妹放心不至自相矛盾也心蘭笑曰自家人亦來作弄與他舅說怎處麻姑曰正要他說將行來纔知我之洒脫心蘭曰姐姐果天真爛熳脫離於形骸之外非奇男不如也漫表却說雲程因舅囑不要動氣鬧來不成體面故不敢發性忍恨而歸榮家庄將問答之言語細述與承模聽承模曰原來有此緣故亦難怪之雲程又述其自認賣風流並將添題之詩與看承模亦說世間那有此厚臉婆娘既嫁去回時還認什麼姐弟斷却便可矣雲程亦以爲然思要回籍前曾許帶送升表猿猴去龍宮說情原以無仙槎還籍有仙寶穩渡可返今寶既然失去無從而至又不忍置之而自去且將他帶回福州家中相依勝落魄於荒山也想定隨上蓮花山上說之帶升表猿猴至樂忍庄榮家庄致謝兩家亦備酒席又另裝一小担行李與猿猴挑之雲程跨白驢承模與升表蹇驢騎登途猿猴初來猶猴形猴腦人見之以爲精怪後往來熟了又被庄人裝束卽人亦不過過醜些便不知異類也行了一日至暮投店雲程謂舅同盟姪且安歇有故舊在此隔庄上探視卽回承模等信以爲真誰知其存刀自去殺人正是昨日因舍千丈氣今宵去殺兩人頭且聽下文分說

第二百十五回 供殺姦兇手因舉代 暗受惠獄官妻不循

却說雲程身存利刀漏夜走回蓮花山大路計八十里一站與雲程行只半夜便至越牆入麻姑前所歇店內尋討麻姑住宿所在見房門關緊撬門進房至床前揭帳殘燈下映看彷彿兩人并枕一帶網巾一帶油髻皆睡熟將並殺之忽思前情只殺帶網巾的一個將刀丟床下仍越牆出在店門外偵麻姑可能脫身否那時天

己明了一會聞裡面雜沓鬧動或說先把兇手女娘網縛再去開門喚地保鄉隣雲程以麻姑被拿店門已開了假作外人進看不是麻姑訝甚頃刻鄉保人衆皆至查問曰一人是長隨模樣說是十五太保趙千歲的兒子因聞店中歇有一雙吹彈俊俏之夫婦昨晚帶有四個家人來欲奪爲妾勝比至其吹彈之夫婦已於早晨去了以店家代之存匿入內室搜之見店家之婦凌氏有三分姿色邀出客房陪飲姦宿至五更凌氏喊叫四家人進查十五太保喉斷刀在床下凌氏渾身是血疑以店家同媳殺之要拿一家去問罪還恐帶累鄉隣雲程問曰什麼太保此等橫行店家怎肯把媳婦愿與之姦宿那店伙曰汝還不知耶他之父趙廷壽乃盧龍節度使遼王許之作中國皇帝有十五個兒子俱稱作太保皆橫惡胡行此少子尤甚訝人有妻女三分色者便入其家硬要或拒之即將一家男女盡擊去男人地牢關死女充作賤役無處伸冤故此皆忍辱不敢阻撓聽之自去店主怎肯把媳與之亦至無奈其何惟怨恨於心而已雲程又問曰怎見得是凌氏親手殺的店伙曰凌氏說並非他殺的他還在睡夢中被血噴醒驚喊跑出但房內惟他一人又有離器縱不是他到官推是那個不得不認耶雲程曰果不是他殺的不可冤屈他衆曰汝知那個殺的雲程曰實是我殺的衆曰莫亂言殺人亦將來玩說雲程曰怕什麼我怕亦不敢認衆駭曰汝與他何仇由何處入雲程曰其實我與他無仇前日房內住的江湖之男女我與他有隙我半夜越牆入只殺其夫誰知他二人已去不意殺錯那狗子今聽汝們說其無道却亦不錯與萬人除害亦不肯累別人故自出頭承認抵當汝們不用怕我是鐵漢子再不悔待天明去投首都不累汝們鄉鄰皆異甚共稱義俠不敢拘束聽之行爲雲程卽寫一封書托送至前站報承模等知之內言在某處代人除害不必驚慮可等候數日便無事同回等語天明同衆至本州投首真定刺史姓結名浩緣十分仁慈一面委驗其尸一面坐堂勘問原告店主使媳婦圖殺雲程承認代除淫惡鄉隣證據店家忍辱無法前後訊了三堂一詞無異欲定案想有碍其父突有數百張冤狀疊至皆控趙子搶奪妻子陷害夫男等詞刺史遂決然只將雲程擬斬餘皆釋放錄供並諸冤狀詳繳節度衙門請示定奪雲程一進監衆獄

因繞看之或曰奇男子或曰好胆量或曰恨可消或曰死也愿蓋監犯中半是趙府十五太保拏送來收監內亦有不助其惡者皆勒迫不從鋼禁不放雲程未進監中先聞其事個個歡天喜地以對頭既沒皆得活命突有一個將雲程擁坐椅上便納頭拜了雲程問何故答直拜數十拜方開言曰我段廉素食長齋不幸家中妻子被那狗子不時來強姦無奈其何只得忍恥從之那日從外人不知狗子在房回家撞着狗子以不合冲撞將廉送監妻子忿恨吊死家破人亡慘不勝言日夜哀思此仇生不能報死作厲鬼報之誰知出這位義俠深仇代報就死瞑目矣此仇今得報汝衆人亦撈攏得出去衆曰那狗子天倉滿了但吳義俠代大家報仇除害進來坐牢大家得生惟他一人去死試問大家於心何忍大家齊來商量作個死鬪來拈誰拈着即頂吳義俠之名坐罪衆皆應愿段廉曰拈什麼鬪我愿認替衆不依要拈鬪段廉要獨認相爭不定又有一謀殺之重犯名吳上叫曰不必爭論汝們人等是活命無罪的出去我亦曾受過狗子磨難來可替得衆問曰汝自應斬怎不替得獄官開了爭替原因異之遂入告刺史刺史義之適一小竊犯病死報作謀殺重犯吳上病斃通詳銷案即以吳上頂冒雲程名字候批斬決雲程密行釋放獄官即便挪移辦理停妥將放回趙十五太保所送鋼禁衆犯出獄雲程不去獄官問故雲程曰批詳未下節度若提親訊那頂名的焉能答應如一破錠被識有司責成匪輕可候批結了再去未遲獄官敬之令諸人犯先去諸人犯亦不去皆曰待吳義俠出了纔去自此獄官遇有閒時即與雲程飲叙那夜話正投機而酒空矣獄官笑曰酒甚多惜乎夜靜門封不得去取奈何雲程問在何處曰只在後隔牆下官署內九十韻皆在庭內明日抬一罈來免得空想流涎也雲程隨告出小解須臾拏一大罈酒入獄官問何物曰酒獄官不信打開看果酒訝問何來雲程曰即老爺衙內的說無人去某去代取之獄官嚇甚曰千仞之獄牆烏能越耶雲程曰便是萬仞如何老爺府中還有什麼殺饌說之某再去取之分賞大家食獄官曰明日要請客廚房有宰現成的猪羊鵝鴨如能再取即管取來分與大家同食好麼雲程應諾便出戶獄官尾於後偵之只見雲程如同飛鳥騰過牆去將猪羊等物陸續挾飛出又入拏兩大罈酒

皆排列塔除獄官看了嚇得目瞪口呆雲程見此神色笑曰老爺捨不得此多物耶獄官連聲曰言重言重誠
拋磚引玉不爲此微物怎顯得壯士之奇能令人胆破心驚雲程笑曰挾泰山超北海始爲奇能過土牆取食
物有何難哉獄官笑曰吾何幸得遇此崑崙耶快叫他們同來拏去切莫大家來食雲程將通監人衆喚至衆
駭問此物何來獄官曰天上吊下來今賞汝衆人同食趕緊拏去切莫大家來食盡醉盡飽衆人卽動手切的
切莫的莫排於房內雲程只與獄官對酌衆人在於外面大嚼至天明方撤獄官帶雲程到隔牆自己衙內家
人門昨夜廚房失盜問賊跡在何處答無賊跡門戶如故獄官笑曰旣無賊跡可不是家裡人自偷有婦人
答罵曰家裡人要偷汝食物何用耶卽偷亦要金銀綢緞衣服那有偷死猪羊鷄鴨耶獄官曰門關緊不自偷
誰偷耶婦人又罵曰汝惡事作得多冤鬼來攝去獄官應曰不必罵再去買來請客亦不遲也卽撥人去買趕
辦矣雲程問請何客獄官曰前日乃下官賤辰今日請叙謝雲程曰不知失禮矣又問罵冤鬼攝去是何人獄
官曰此不便言另日來漫漫講今且去陪客雲程恐有失破只在內含獨酌至堂上席散獄官仍帶雲程至監
夜又對飲談叙問因無人雲程問曰清早內答罵者莫是令堂麼獄官曰若是家母還敢說甚乃老婆娘呢雲
程訝曰奶奶有此不遜耶獄嘆口氣曰說之皆不信別人本不敢言惟與兄相投甚又屬鄉親可從實說知弟
本與化人姓韓名旭販茶葉至北冀遇响馬劫上山貨被劫盡人擲於殺人臺留明日殺煮以十死無生喊曰
惜我有才年少死於草寇之手那賊首名莫秦詎有一妹名扭娘聞弟喊向伊兄說情無殺留作賊軍師莫秦
因恨弟叫他作草寇不怨扭娘曰不是草寇亦是茅賊眼不識人將來皆死無葬身之地莫秦怒拔劍斬之被
扭娘走脫莫秦醉甚追跌說今日走說明日走不脫扭娘想無生計密盜珍寶半夜入房刺殺其兄假男粧至
殺人臺將弟解放同走至盧龍租屋居住遂結夫婦將珍寶變價納職銜補授此司獄初時十分親愛未半載
新充一長隨名王恩扭娘認作表弟便留入內以親屬協佐亦喜誰知王恩一入扭娘心變與弟竟若仇人因念
舊情忍之不較惟王恩之無理難堪稍與較便惡似虎狼弟含忍之家醜不可外揚尋思無計惟有棄職逃去

削髮可也言訖淚如雨下雲程又問曰是親表弟不是韓旭曰真假無從而知只是他兩個見面卽喜歡見弟卽變睜眼豎眉故少回去由他日夜去親熱那雲程理會了又問曰那表弟生什麼樣可認認看好麼韓旭曰纔二十多歲生的白淨那兇惡無比要見何難恐有冲撞勿怪吹日帶雲程至家適王恩自外入雲程問此位可是舅爺麼韓旭曰答是敵襟弟雲程熟視之王恩便回頭答曰舅爺有假的不成汝是何人問作甚韓旭曰是我好朋友聞汝好武藝要來領教王恩曰武藝有的只怕汝學不去雲程笑曰不敢想學全學得一二步防身便好了另日備束脩來求教收納否王恩向韓旭罵曰我又沒有掛招牌作教師汝何邀人來閒講還不快帶出去被裡面知道汝還不得安閒韓旭曰他又不是我母親怎麼說不得安閒耶王恩曰汝實在沒良心他雖不是汝母親其功勞比母親更大十倍怎管汝不得韓旭曰他有功勞管我汝有何功亦來管我王恩眉橫眼睜答曰我沒功勞偏要管汝任汝叫何人來保標打得贏便不管汝若輸總要管汝任汝去那衙門告我奈何舉拳便打雲程此時忍怒曰請息怒至親間打不像樣今日不該來冒犯汝饒恕此次下次再不敢了將韓旭拖出轉入監內韓旭忿曰何如昨夜所說有虛否雲程笑曰羨公有人管纔成器若某無人管故不長進猶不喜何忿爲韓旭氣甚曰怎麼吾兄亦來嘲笑雲程笑曰有酒食之便不嘲矣那韓旭痛恨口不絕聲雲程又問曰實是奶奶何人所勿隱瞞言之不妨韓旭曰真不知也惟村度這廝如此橫惡必是山寨之賊夥與那賤人有舊好自伊兄殺死餘黨皆無能爲未幾官軍往剿死的死逃的逃那廝走脫訪知賤人在此投入冒親賊心不改欲迫死親夫與他長久歡樂似此癡度可是麼雲程曰大略是如此韓旭曰旣如是快去代殺之雲程曰且慢再商量勿得輕易殺人韓旭曰如此驚恐便稱不得義俠矣雲程曰義俠不敢稱只是報不平韓旭便問其所行爲雲程將從前所過報不平之事及此番至火梁贈餽母舅途中爲歌郎覓親柴家庄鎮鬼至鬼谷店變鬪等事漫漫述了一遍自五更直說至辰時後未歇正言得意忽有一紙摺捲擲棹上四望無人展開觀看內題四句墨猶未乾雲程不勝駭異卽念云

義俠漫些誇 何顏敢到家 有金贈舅母 無珮還姑爹

雲程念訖失色查問並無入韓旭問什麼珮雲程曰臨行時姑爹借一珮隨身至途中失去真無顏回見呢韓旭將窮究通監是何人寫的雲程止之曰不可某失珮並無入知乃某言過誇三尸神見責也韓旭遂不究自自行出去理公事至夜又來對酌忽報盧龍已依擬議評下本州將至吊犯斬決雲程謂曰如來吊犯須遲延一會代某押犯執刑切囑言罷便抽身而去正是莫作無因閒戲要分明又甚機關請看下回

第二百十六回 捉強霸設法驚悍婦 化怪哉保官脫火災

却說盧龍節度使趙延壽統轄石敬瑭所割之燕冀十六州爲遼之中國主宰諸子橫惡上下皆不敢言忍之忽報少子被人殺死延壽怒將提兇手同佐證人等 都親自訊究遂接真定州之勘詳供由並諸冤狀始知子之不端遂不提究卽批奸詳決結一面遣人密行察訪諸子尚有不端否尋親信之人諭其密訪回報其人實報皆屬不端現在搶奪紅顏充滿綉閣白骨鋪滿土牢怨氣冲天流言載道少太保尤其甚婦女畏威被害者皆不敢控告那日於飯店汚其媳婦凌氏不敢聲言遇前在柴家庄鎮鬼縮地後至鬼谷店設計店主自變爲讎遇吳雲程經過聞之不忍代殺奸除害自行投首情由延壽聞此大驚卽飛赦檄以訪得吳雲程數次代除民害義俠可嘉免其抵命速送至都驗看又訪得誰太保行皆不端另行拏究外所有搶奪之婦女坑害之良民立卽查放死者恤其家折其綉閣土牢等由行令真定州卽施行毋遲蓋鬼谷變讎之案乃延壽訊斷故有赦檄也此飛檄未到期詳先到時雲程聞此批詳囑獄官數語便去發牌入監吊犯雲程將犯早挪現成自己作劊子手押赴市曹斬首本州刺史監斬訖回衙其燕都免死之飛檄始到而吳雲程已斬了結刺史以前接奉批檄辦文專差回復韓旭背問雲程曰恨不得就搗一時免吳上一死雲程曰吳上何曾有死好不活跳跳在這里韓旭不信雲程遂出帶吳上入見韓旭訝曰所斬何人雲程笑曰拏一個來頂替可有人知麼韓旭驚問誰人雲程曰怎肯拏好人來替殺所替殺所替者乃公恨極之人纔妙又問實是何人雲程曰先將好人

放走去了再來漫漫說遂向韓旭取銀贈吳上作盤費改名姓逃去雲程方告之曰所斬者乃公家中封惡之假舅爺將他拏來頂替吳上矣韓旭愈駭而疑曰若是那賊子不錯不錯不知怎能拏來他口亦不喊耶雲程曰早思一方法一聞都中批下某即越牆入夜靜無人惟有奶奶與那賊在西樓對酌某潛至樓下偵之聞奶奶說那個有如汝我樂西樓無夜不元霄又聞王恩那賊答曰心緒未寧空宴樂除非殺却恨方消某便作呻吟聲奶奶聽了驚曰樓下有鬼叫那賊曰別人怕鬼惟我不怕便罵曰何方野鬼不速遠離即來拏汝某作鬼聲答曰西樓事發了我來拏汝那賊聞怒醉中趕下樓來奶奶拉之不住某一面鬼叫一面退牆角那賊果胆大趕至牆角雙手來擒被某將他咽喉攝住定於牆不能走動帶有麻藥塞其喉內便叫不出聲遂將其縛住將吳上掣於別所至提牌來吊某便作劊子手將那賊押赴市曹斬首一代除幫惡二救有義之人一關兩得作得機密乾淨韓旭聞之不勝驚異拜謝曰蒙代除去大仇恩莫大焉斬草必除根求並除之雲程曰再除何難但某念舊情公何忘前恩今虎無爪牙焉能再展惡可回去看他何說即將鬼來嚇他諒必肯服如仍惡不悛再議韓旭依言時天既明韓旭謂監內衆人曰今案結事妥那人我還要留住數日汝們不必再等可先出去好廢衆人應諾即向雲程致謝陸續出去韓旭回家見扭娘神色變異四向張望問不答詰之了環代答舅爺昨夜在家立時不見韓旭曰不用尋早到森羅殿上扭娘嚇問曰汝怎曉得旭曰監中一囚犯死去三日今早還魂說森羅殿放回遇一人披枷帶鎖纜帶到自是王恩在陽世作惡被冤鬼控告勾攝來勸又要來拏其姐我以亂言不信特回來看看果被勾去了今汝可小心小心莫妄言作呆恐鬼今夜亦來矣扭娘聞此臉如土色泣曰他已拏去我必不免求老爺救之旭曰汝與他愆孽并重他拿去汝纜不免叫我何處去救汝近來有他不識我今夜快跟他去韓旭言罷即曰身走出扭娘扯衣衿泣曰妾身知罪從今改變不敢如是求老爺恕却前非因韓旭不回頭便跪地於哀告旭十分誠實回首曰如果能改變救之不難明日延高僧來念經拜佛我立名硬保汝改過多化冥財自能災消罪解冤鬼不來勾攝如知過不改作亦無益扭娘連聲曰改了

改了韓旭便回身拉之曰從今不可再上西樓只在原房裡安息我今出去明日自有人去請作佛事扭娘拉住曰從今不可再出去長在此陪伴妾身旭曰有公事怎能長伴扭娘曰日間可以夜裡要回來旭把頭點點出去雲程問何如扭笑曰服了服了將問答之情述之雲程曰不怕人只怕鬼古以神通設教即爲此也公今可建壇念經以安其心這數夜要陪伴他以續舊好將來定無異言如再復故態不用別法只須說西樓事發他必畏服矣雲程言訖大笑又曰公縮頭到今今可伸頭出矣旭曰兄不來不但頭縮猶恐不在肩上誠再造之功也次日延僧懺悔夜同衾枕與扭娘恩愛如初矣不表再說浩緣結刺史又知吳上頂名代雲程斬首又接得赦檄立即專差回復言赦之不及該刺史猶不知其詳訪於韓旭知雲程之奇能面述其異刺史甚悅密令帶吳雲程進見結刺史厚禮待之欲帶同去趙節度家放人毀獄時雲程歸心似箭那肯再去因該刺史賢而慈不忍遠之打扮穿着假作親隨同往趙家那節度使家屬即在真定界有子十五個九子在軍衙輔佐六個在家中掌業時五個在家猶不知事發刺史將檄與看諸太保方驚已掩不及只得退避聽之折毀刺史進查看其綉閣中各匿有十數個紅顏皆詰出姓名即令其家屬領回又查土牢內活的有三十餘個半死活的數十個白骨無數即將活的放出去餘皆令其有家屬者領回白骨令人挑去掩埋將土牢折毀那地中忽攢出一物身似蝦蟆頭面如人仰天躍跳高有丈餘落而復跳立時又攢出數十個皆然打死復生斫斷復跳不知何物問在地之人亦屬不識刺史謂雲程曰怪哉是何物耶雲程曰即名怪哉爺何不知耶刺史問何謂怪哉雲程曰此怨氣所結人死氣怨不散化爲此物矣刺史曰怨氣所結不錯何名怪哉雲程曰仰面躍必然嘆一聲怪哉故名耳刺史曰撲之不死殺之不僵怨結於何時始能解耶雲程曰怨氣凝結金刃水火皆無奈其何惟見酒卽化刺史取酒試之先提一個酒浸卽消化又令取酒同注地少頃皆化刺史異問故雲程曰豈不聞一醉解千愁刺史呵呵而笑稱贊格物之至雲程曰某安敢格物此怪漢時曾出過漢武帝巡狩至咸陽見此物皆不識惟東方朔知爲怪哉亦以酒灌消帝以朔滑稽無據取輿圖查看其地屬霸始皇繆繡之故址果

係當時坑陷無辜怨氣所結方信朔之言不謬某有何學問敢稱爲格物刺史曰似此廣見多聞便奇之甚是又出一東方朔矣趙氏五子退避不敢抗據颯之折毀家人在旁探息將所答對之語盡報知五子怒計設陪算之事畢將回家人執帖請留飲宴有話托達結刺更不敢辭却只帶雲程一人隨行入內院花亭只一個太保隨出陪侍隨從亦只一個飲叙中間一說奉千歲之命不敢不遵一說全仗大人遮飾等語忽一家人自外入曰九太保請十四太保出來說話再來陪客那太保卽告暫欠陪侍從跟出內唯結刺史吳雲程二人俟久不至正疑問俄四方向之樓臺屋宇烟火冲天頃刻將延入花亭那結刺史已警得半死雲程縱有飛天之能怎當得四方之大環繞不能越出正急間忽見東南角火自滅去一向似有人撲滅之分開一路喜甚卽將刺史背出冒烟奪路而走至官道那輿馬侍從亦尋至遂扶刺史坐於輿內排道回歸自於輿口保護之行有數十里刺史魂始定知諸太保設計暗害以雲程之奇能救出感之不勝至公館更衣密謂雲程曰感子之德無以酬報只有一女名汝楫已及笄才貌頗全諸官僚來求皆未許今配子爲妻正合門楣回去卽擇日花燭可也雲程見說了不少停正欲開口辭却詎結刺史使出公館登輿回去雲程欲回頭去殺趙子以報焚火之恨迺思殺而逃爲害地方匪淺豈是大丈夫所爲至岐路思而又思遂不殺之望南而去再說結刺史到了官衙入於內庭將被火圍繞雲程奪救許招爲婿之情由說與妻邵氏夫人女汝楫千金知之皆驚而喜卽令家人出喚無人查尙未回以跟隨不及遣人往迎遍覓無踪結刺史疑之適韓旭進謁遂將雲程救出火坑之事告知已派多人尋訪韓旭曰彼非常人也受恩必報旣以恩報恩使安心去矣再尋不着結刺史遂不再尋惟邵夫人密遣家人在外尋訪結刺史胆已驚破回覆了委辦事安外隨寫表遣使往盧龍告老歸籍詎節度使亦訪聞放火陷害事不准辭退猶行賞賜卽提五子將盡殺之語將討饒皆發各軍前作先鋒與南較勝贖罪未幾皆沒於沙場矣趙節度因赦雲程不及憫之命遣西藏僧至真定念經超度幽魂以獎義俠地方官奉命選擇高山建塔將尸火化貯於塔內標寫閩義俠吳雲程之萬年塔諸僧圍繞拜念經文十分熱鬧中有知其

頂名代替者不敢明言惟背地笑之正是漫羨賢侯除惡子且看假骨受真經再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二百十七回 趕白虎雲程歸故道 歸碧玉麻姑說實情

却說洪承樸同升表猥猥在前站客店等候雲程一晝夜無回正在疑望間有人送至書信折看始知又代人報不平內云勿怕勿去須等候不數日即回來令猥猥等代看其白虎勿縱放等語共議無奈留俟之不與店家說知只說待伴侶俟之數日誰知那雲程所騎之白驢甚大食大腹翻折槽圈日夜不寧店家另繫於外埋樹下交猥猥看守忽來一道姑鬢罩小簷巾後雙帶飄拖裙執拂背負包囊却是賣藥道姑入市人擁看問賣何藥答賣是如意丹又問何爲如意丹答人心要怎的便怎的故名如意有一人曰我意要黃金千兩美女如玉能致之否又一人曰我要腰纏千萬貫騎鶴上揚州能致之否又一人曰我要遊天上至地下亦能之乎道姑答任汝如何都能只是藥價高低不同衆問價若干答曰金三千兩至一千兩止衆笑曰人有千金還怕不如意肯買此藥除非價輕又能如意方有人買如此重價誰買得起耶道姑曰亦有價最輕的一服只須百錢與家中甚牲口食要他善走路不用草料只要牲口見面纔交藥衆答曰這個妙乃千家貨人人要之所欲又容易教汝先去賣一服食試之大家都要買道姑問何處衆指曰卽在前面一轉灣飯店門口大樹下客寄飼一大白驢日食担草斗稻因不飽撞折遭圈纔係於外客寄知有此藥再貴些亦要買去道姑卽尋至一見白虎訝曰噫原來就是汝我爲汝担煩惱千山萬水都尋到早擬自變來還報割去卵纔得改邪歸正道今可隨我轉故邱免磨折言罷將拂向白虎頭上一拂那驢就地一滾復變爲人道姑包囊中拿出衣服與穿上隨道姑騎跑而去猥猥追尋無踪不知去向承樸不知白虎之來歷各嚇得口呆目睜俟雲程回來說之直俟至匝月無信忽耳聞雲程已決於市三人憂苦不勝進退維艱數日不決而雲程却一夜突回入房三人猶疑爲鬼雲程密說未死情事方喜安心便喚店家以伴侶至明日起行是夜閉門會叙說起去殺麻姑錯殺趙太保等事升長們鐵麻姑是龍宮誼公主盪叔之結髮可殺之耶雲程曰自有可殺之處方殺之與汝不便言言便

玷辱此處殺不着將來必殺之升表不敢再問那猥猥在旁曰看他之行徑無一毛玷辱論他的本領非輕易可得而殺之雲程笑曰是汝主母之媒婆就來護衛今看汝主母分上回去饒之不殺好麼猥猥曰無人担情雲程曰既無人担情就汝照管白驢分上好麼承模曰莫說起那白驢說起亦驚人呢雲程問故承模即將被賣藥道姑拂變爲人走去之情節逐細說知雲程訝曰太便宜他這強盜存意漫漫來磨折再行割去以代被害之家雪恨惜我不在如在將妖婦拿來究其根原今被其走脫可惜之甚升表曰那道姑所說之話意分明是其同侶知變還來尋回改邪歸正情亦可原惟不知此驢之來由承模亦曰此驢何處得來可說來知雲程曰被那賤人觸怒那有心緒細說故各皆不知遂將白虎之情由說了一遍承模訝曰前唐之板橋三娘子還在耶升表不知三娘子之事承模述之共訝大同小異時天既明雲程另購牲口同猥猥等上路長行再說麻姑哄了雲程帶心蘭悄悄至西村相投該村之老幼男女無不歡迎接待引看村景人於祠廟見神龕帳前懸一玉佩訝問從何而來廟人曰此乃三人同夥至都生理遇牧羊子在道上拾得此物以石塊來換餅將二餅換之帶來與人看或曰白玉或曰碧玉三人遂相爭至鬧打諸父老出諭皆不與取獻宗祠排設始愿麻姑遂往見諸父老言是己之物成雙因失於路無尋討處今願以重價贖回諸父老曰前以保全十三女之大德正無以報茲以此送還敢說贖耶麻姑暗喜思這獸子所幹何事將此寶失落幸喜遇着他人拾去怎處遂與諸父老致謝借一靜室以心蘭假作弟安頓了託諸父老代爲照應自一人仍去真定矣到時雲程已在監內了探其因由潛入監見雲程無鎖靠之苦衆因爭論頂名代替遂任之自此往來人皆不知也那日見雲程與獄官談說自負其俠卽寫出四句擲於席上譏刺之雲程以爲三尸神見責又見雲程越牆捉人殺奸之事至於趙府放囚毀牢被暗算放火焚燒難出又代其開出一路與彼負刺史走出及雲程入城分途方返西村帶心蘭乘驢車仍隨之先後同歇站不共店雲程等四人到東都大梁先人承模之寓所與妻子重會不勝悲喜雲程帶升表見舅母塗氏卽議論搬眷扶襯歸籍升表欲雲程先送他回龍宮雲程謂之曰只我一人去與

龍君說情恐不能遂可同至福州託梅江蔡家公婆修書卽由梅花航海去加之姻親情面再無不遂也升表信而從之忽見麻姑携心蘭亦至雲程忿甚便轉身入內升表同猥猥見之喜而迎曰姑娘來何遲令人掛念承模看不轉睛麻姑曰舅路上平安麼因甚這時候纔到此承模認不出問曰汝是何人麻姑笑曰在黃龍府假作外甥救舅出監贈盤費回來卽是奴家可認得麼承模訝曰那個外甥是男不是女怎不認得麻姑曰奴原是女因設謀救舅改作男粧那書圖上鐵麻姑卽是奴家承模又訝曰莫不是雲程外甥之原配結髮麼麻姑答不錯承模喜曰不管是不是他的結髮現是我之救命恩人正要尋問相救之因由麻姑曰同行人甚倦借有靜室先安頓再來談叙承模卽指與外書房麻姑將心蘭行李安頓房內把門反扃同坐廳堂會叙先謂升表曰去黃龍府便知聞奴姪同猥猥高隱蓮花山因匆忙未得卽去看視昨欲去看視已經甥爺帶同南旋故來相尋今日重會不勝欣幸矣升表泣告獲罪逃匿之原由不能回去一面言淚如雨下猥猥旁立亦感泣麻姑曰不須悲傷已會過三位太子代奴姪討過情分已經應允如送回可以免究可請放心升表問在何處遇着麻姑遂將助滅孽龍之緣由說乞他知升表同猥猥喜之不勝正在言間那雲程一見麻姑帶心蘭至轉入內室見塗氏將麻姑帶男子沿途賣風流不認前夫無恥之甚現又帶男子跟來在外須出斥逐不可容留塗氏聞之怒甚卽趕出廳堂前問那個是鐵麻姑麻姑卽趨前答曰是奴家塗氏便罵曰聞汝乃吾甥結髮妻夫在又去嫁人便不節猶帶男子遠奔賣風流無恥極矣今還不遠離又跟前夫至此處此是何緣故麻姑曰夫人且息怒勿聽一面之詞容奴說明緣故自有分曉塗氏曰容汝說了再論麻姑曰因甥爺去福州瞞姑娘來尋討表兄學士去後姑娘方知恐孤身不虞命奴家趕來護之趕至真定聞周學士已歿甥爺又去黃龍府訪舅奴家亦趕去黃龍府訪遍甥爺未至惟訪知舅老爺犯罪在監平鋼禁慘苦難堪奴家在彼待之月餘又無至思無至無妨只是舅老爺在於累絀舉眼無親度日如年待甥爺來救不及矣卽資緣入於相府耶律丞相有一女名雪心蘭舉止端莊與誼爲姊妹藉之婉轉遂得救出舅老爺無事歸籍因相女思閩愿隨依倚帶

來作同室姊妹共尋甥爺又恐路上與甥爺不遇將相女改扮作男奴家假作妻子使遠近揚傳與甥爺聞知必來尋討誰知甥爺東羈西絆在柴莊代人捉鬼住鬼谷店使店主變誠担攔不焦而舅老爺已放回在途中旅店失盜甥爺得此畫圖以假作真見着不許說明即行拳打力盡跑去喚不回頭那日又來思若實言未必即信不如以假哄之到舅家講明未遲歇於旅店甥爺漏夜來潛殺奴們幸奴們早離借殺節度使之少子甥爺不忍累於店主自行投首入獄當罪奴家聞知將相府之女寄往潛入獄內救護幸殺死乃橫惡之人與萬民除害說恨衆囚爭代頂名刺史義之擇一重囚頂替甥爺日夜與獄官耍樂奴家俟至甥爺出獄帶舅爺回府奴亦帶相女隨來今日來到府中要見夫人說明此情以解甥爺之怒求夫人察之衆共聞之皆異甚塗氏始知其故問承模曰老爺犯罪關監是他謀救出否承模曰黃龍府無假外甥謀殺尸首早拔牢孔出矣中途店無真外甥邀帶妻兒還在夢中重逢兩個都有大功勞不可負也塗氏謂雲程曰賢甥話聽真了從今可無怨矣雲程曰舅母不要聽他捏飾荒唐分明帶得是男子亦何曾有見他進監看視皆是掩耳盜鈴之事聽他作甚麻姑曰是男是女現在此房內叫他出來驗看便知以奴家未曾進監那義俠漫些謗紙是何人寫擲於桌甥爺可有越牆拿酒菜與衆同食假鬼捉獄官妻之奸夫代吳上正法麼如奴未進監這密事焉得而知耶雲程聞此無言可答麻姑又曰不但只進監又跟隨至趙府照看折放囚牢那放火之暗算不是奴家扑滅一條路徑甥爺怎背刺吏走出早已變做兩堆白骨了程雲又聞此言口呆目睜更無可答塗氏訝曰原來還有此滅火救命之大功勞猶怨之乎可帶出同來之人是男是女真假自明矣麻姑開書房門邀出心蘭乃娉婷之閨女也原來麻姑預命在房復回女粧矣衆共見乃真是女人塗氏喜曰此真端莊相府之千金無疑今已剖明賢甥可放心待回去完成花燭程雲把手亂搖曰要不要一個都消受不起還敢要兩個快些帶出去在這里不便塗氏笑曰假至誠我先要作乾女兒回去再說却令麻姑帶入內室放椅令同坐麻姑曰奴在夫人面前安有坐位夫人不識耶奴乃高蓋山承訓主人之了頭鐵麻姑夫人亦是主母奴婢見主母那敢坐塗

氏始覺曰原來汝就是大姆家中之婢女長成異樣不知承訓大伯近景如何麻姑嘆氣曰莫提起提起夫人必氣遂將齊氏私通遇喜及背走雲程之事從頭至尾訴說一遍塗氏曰家門有此不幸將此淫婦拿來碎割罪猶輕麼若無我妹二命齊休矣今乃洪吳兩家之恩人漫道無坐位老身還要拜謝呢麻姑接言罪重二女便留在內承訓卽辦席與雲程麻姑處和麻姑曰何曾有怨恨不須調和還還纒在旁曰不曾怨恨只會起殺心雲程曰小猴又來護汝主母之媒人婆麻姑笑曰昨若不卽行今日之喜酒少兩人矣席共三棹二棹已食完惟麻姑與雲程食至二鼓未歇雲程向麻姑曰姊姊在何處學得隱身法前後並無看見怎知吾之玉佩失落並祈說知麻姑曰奴家未學隱身法只有隱身寶甥爺之玉佩乃人盜去雲程訝曰佩何人盜快說卽去將他拿來殺之麻姑曰卽是奴家盜來聘金菽水還不知耶雲程臉紅曰事都辦明了還來說鬼話姊姊猶懷恨仍來作美前因不知真假冲撞自知罪不容誅今晚在姊姊前請罪任從處治言訖跪於地麻姑笑曰不願耶被人看見怎處拉起曰若懷恨不成跟隨不離所說皆笑話并非作美聘金菽水卽是內而相女雪心蘭現存在他身就去取出來看是否卽進去取出心蘭所佩之玉佩又拿出己身上之佩統排棹上一對上有玉月英周拱名雲程看了確是原物駭而喜曰此寶分明是打虎時所失姊姊怎得之愿拜下風今可回見得姑爺姑娘矣麻姑曰不但見得姑爺姑娘還可直投海藏不須帶升表再去梅江求書說情雲程曰又來取笑其實此寶在何處討回要說知免得迷悶在心麻姑遂將途中救西村諸婦女看鬼托櫟被誘爲盜首助滅孽龍借隱身寶起至相府隨途救護一切細說一遍那時雲程始知澈底根由皆稱羨不已惟那相女雪心蘭我不要他爲妾快打發去別處去麻姑曰汝不要他爲妾我要他爲妹回家去自有分發直至三鼓始各回房安寢矣次日共議由水程搬眷這柩回籍順送升表回宮承模赴當事投報乃黃龍府廢員奉命回籍卽日扶柩登舟由內港至山東搭海船出洋去矣正是一行血淚扶雙親萬里歸心渡一船何日至闔下回說知

第二百十八回 搬舅眷帶龍孫歸海 看羣鳥救難女出巢

却說吳雲程鐵麻姑同來搬舅家眷并送外祖父母雙親回閩順送升表猥猥回龍宮由海船出海洋帶有小舟因猥猥識得龍宮水程雲程麻姑藉懷仙寶帶同升表猥猥盤過小舟自行揚帆飛渡而去不數時遇通霄鳥巡邏之小卒查詰麻姑卽令其通報三位太子說曰虎鳥助戰之女賊頭至小卒卽去報知須臾幼寥來迎接雲程麻姑令升表俟有喚卽去先帶猥猥至內殿以特來爲龍孫說情緣由龍君因助戰之功悅而免究麻姑令猥猥邀同升表歸宮並繳還雙龍寶重會諸眷麗容等雲程與三太子盤桓不倦麻姑獨被麗容留住日夜談心因舅氏等候只留五日內外各贈一錦囊麗容另寄一包與父母密贈一物與麻姑令其慎藏勿與人知囑妹出關時再會三兄弟欲親送至船固辭方遣內使駕槎護送二人登船方回麻姑將包囊放於艙內揚帆飛駛至長樂廣野處深山大巖杳無人跡洪水急流衆共見山上一大樹樹上一大巢鳥鳥成羣逐隊來往不絕口中皆有物啣往來往於巢內雲程駭異卽令住船邀同麻姑上岸登山行近看樹上結一巢如小屋一窺大雲程曰內必有異待我上樹看之姊妹在此樹下等候言訖卽扳枝踏幹而上至頂看了明白內有二人卽大聲喝曰汝是人怪那巢中一人忽叫曰汝莫非雲程姑爺麼雲程卽答是那入卽出巢來雲程認得原來是十四門橋冷杏驚訝曰聞汝被火燒死如何在這里那一個是誰冷杏答是家姊應貂雲程看內無別物四旁皆毛羽織成如筍以避風雨卽將二姊妹挾下樹來曰不意汝姊妹作巢父避世麻姑亦訝曰原來汝姊妹亦在此處真機密之甚今日若不遇着以是真燒死了莫不是又遇怪攝在此處耶雲程曰可到船漫漫來講一人扶一個下船冷杏仰首向羣鳥咕呱嗚嗚說幾句鳥說那羣鳥已停聲一會聞冷杏之語復嗚噪不休二人下船那鳥羣呼類亦至嗚其聲不住有一千餘頭繞船聒耳冷杏再向他咕呱嗚說了幾句那鳥悲鳴俱已飛退只餘二個立於桅杆不去衆共稱奇麻姑曰妹亦知鳥音耶卽同坐於船麻姑先問人言汝姊妹貪圖富貴並嫁孟門是夜一同燒死可有是事否冷杏答曰有之非奴們忘舊趨新無恥爭嫁也應貂姊幼受孟

家聘因不來娶隨配歸郎孟家來迎奴代之彼時奴父母以奴擣去終無歸日將奴抵寨以全姊之節誰知奴
回來孟家卽來迎親皆知奴已回來難再隱賴奴以父母命當代姊嫁俟至孟門惟存一死誰知應貂以已事
不肯累妹決意自行亦存一死故此奴以父命姊以已事各執一理相爭雙親難斷並行之各存利刀同死方
休姊妹姊嬖跟隨過門大有機關趁彼時人都在房門口觀看房中戲謔扭打他潛入後房放火待人去救
火時將奴姊妹們拖出門前却有一人適至交與帶下船去姊嬖回頭又於前門放火卽下船令開走原來姊
嬖長樂人有姓名吳阿達善使船姊嬖先與訂約將姊姊之箱囊中細軟之物隨運下船訂於夜間來接應下
船駛至福州共議惟長樂僻處可寄寓阿達家待探孟氏子有無燒死再作主意船中只有三人一卽船主阿
達更有阿鼻阿鼠乃幫伙計至於長樂詎阿達妻死單身帶奴三人進住安頓囊囊託隣居照應阿達仍駛船
去上下游下貨並探信有無燒死人口約月餘便回等到兩月無回姊嬖善於裁剪人多來請適伊不在突有
阿達之船伙阿鼻阿鼠來說孟氏子已燒死順至劍浦報知父親父親自來帶奴姊妹回去因在船得病不能
上岸阿達叫他來帶奴要等姊嬖回來他說姊嬖先上船去了亦叫來帶路奴們信以爲真託隣近婆婆照應
便隨他下船不見父與姊嬖問之他答在別船奴姊妹固知其詐卽要走誰知那狗子將船開離至半江方實
說那夜放火人共說新郎新娘同姊嬖同燒死並無對頭汝姊妹兩人乞我爲妻妹們大罵之阿鼠要用強姊
身上帶有小刀刺其手臂被其踢死要將尸丟於海中奴那時哄之將要姊尸埋於山中再議那狗子說如奴
不從亦丟於海中奴以姊尸收埋了方從那狗子卽抬尸上山奴亦跟隨詎那山皆石無處堪埋放於山凹裡
取草遮蔽那賊取草時奴要自剔因思奴姊妹死在此處並無入知惟見巖樹間有烏鳥十餘個見證隨口念
曰

前死猶爲值 今死無人識 惟有數慈烏 與奴作見實

那數個烏鳥見奴哭告卽展翅飛鳴呼羣引類頃刻數萬頭天皆蔽黑奴家奇之未卽剔二狗子以草至見之

驚恐扯奴家上船那鳥卽向二狗子啄爪難堪自抱頭同上船羣鳥逐之爪啄二狗子趕開船不顧而逃羣鳥回集樹巖爬開遮草姊忽還魂起坐問故奴家告以鳥鳥之故均同拜謝再造之恩衆鳥皆點首共起翅飛入內山知其意欲引帶邀人奴姊妹卽隨之入於內山四望皆海惟一樹參天於大巖石間鳥皆集停聲不鳴視其中原來是一大巢架於樹之中俯視臨水上有樹葉遮蔽奴姊妹拔上恰好住得兩人那鳥又啣千木樹枝未一時成一座大巢甚密又脫毛羽遮蔽又啣樹果充飢奴前在和神國會爲鳥來能升高誠是安樂窩也同姊居之久所食之果甚清甜不知何故後聞鳥說乃黃精也自此與鳥盤桓遂通鳥語時常教之綱常更馴良奴姊妹相議將遣鳥鳥去十四門橋通信來接誰知今恰好遇着姑爹姑娘至此如見天日惟可憐姊妹用盡機謀還有命在吳航頭未之知也言訖姊妹二人皆悲泣不止一船男女聽了皆曰二女之潔身烏鳥之義俠更奇麻姑亦將自己往北之情節約略說與二女知之又與承模心隔說知一乃弟婦一乃姻姨並言前被妖攝去之大略衆共異之齊勸不須悲傷將船先使至吳航頭查訪姊妹下落再議時天已黑待次早開行因二女年餘未見火氣只食黃精不敢卽進葷美先吞些稀粥再整雲鬢更換衣服正是若使堅貞恆不改縱然鳥獸亦同羣後事如何下回分說

第二百十九回 縣堂屈良鳥鳥證盜 難女還鄉雲程報凶

却說冷杏同應貂那夜在船中被心蘭麻姑二人修整梳洗改換粧飾次早出舵人皆不識二鳥在於桅頂飛至姊妹面前跳舞冷杏啞啞似與之說話二鳥亦鳴噪相答衆人皆感其義多供美食船便開桅恰好順風未半日抵於吳航收泊道頭矣

吳航頭在長樂縣西隅今名太平港吳王夫差常在此作戰船故稱吳航明永樂十一年太監鄭和通西洋造舟於此其東有十洋古識十洋城市狀元來那時鄭和造船貿易如雲未幾馬鐸李騏大魁天下通誌作王三保太監下西洋動費錢糧數十萬軍民累死者以萬計或云鄭和舊名三保非有兩人也

船既收泊雲樞承模將登岸登訪娼嫖下落適有老婦人手持麻線立在這頭叫賣應貂在船頭看見指曰那個賣線的是娼嫖姪阿達之隣居去叫來問之信息即令水手喚他上船來老婦一見二女曰汝不是阿達家中住之二姊妹麼應貂答是特請婆婆來問奴的娼嫖還在何處老婦曰莫說起娼嫖爲汝兩個命將休矣應貂冷杏問故老婦曰那日娼嫖被人請去裁剪嫁衣至暮晚纔回見門關鎖查問老身答以自汝去後有阿達之船伙來說姑娘之父親來帶二女回去因得病在船不能上岸叫他來帶去船相見娼嫖知是拐去一面哭一面趕去道頭查問有人見二男帶二女子下船即開去娼嫖說二個來拐我女子還會來即擒去見官老身問既拐去怎肯再來娼嫖說賊心不滿一定還來至第三天果然二個又來說二個姑娘已會着父了極稱娼嫖大功勞船已開出大港外等候特叫我迎接娼嫖並箱下船同回去娼嫖曰伊父病不能來亦可我姪兒怎亦不來見我也病不成那兩個停久答曰病病娼嫖曰病也可以汝兩個且等我我去叫人來挑箱囊一同齊去娼嫖乃去投地方官帶人來拏拐子到縣堂娼嫖告他拐去二女他更惡反告娼嫖存心拐逃二女一人一詞縣官以皆無證據不訊待尋出二女再訊一同收禁不准討保出來直關至今把銀錢交老身料理供給不至吃虧一半娼嫖有口才人人皆喜歡無拘束即是以汝兩個必皆死去日夜難堪那拐子連船都賣去使用至今半食半餓幸喜汝二個回來有證據快救娼嫖出來衆聞之皆憐甚老婦曰汝二姊妹被拐何處今日怎得回來應貂欲細設麻姑止之曰有得回來就好說話長另日再來漫漫說有銀子二兩汝拿去買些好東西先送進監與娼嫖吃並報二姊妹未死叫他勿憂今有人替他出頭過兩天便出來矣老婦接了銀便去衆共議作呈詞訴冤承模即寫一張呈詞交二姊妹去遞上寫某月日被惡棍拐子阿鳧阿鼠誘至船調奸不遂毆殺二命尸棄孤島幸得羣鳥救醒啣果作食延喘年餘得遇鄉舟經過附回詎寡母被二棍捏誣係獄將斃合急鳴訴釋母究棍等語次早麻姑帶二姊妹至長樂縣衙門呈遞收進送些碎銀上達候至下午縣令排衙坐堂吊出阿鳧阿鼠娼嫖並帶進二女先問娼嫖曰汝所告有女被拐即是汝二女否娼嫖答是又問阿鳧

阿鼠曰汝告放火拐逃卽此二女否阿鬼阿鼠亦答正是又問曰他現來告汝將他拐去船上調奸不遂一同打死被烏鳥救活方得回來汝有何辨阿鬼阿鼠曰他三人同謀放火燒死孟家人口並拐財物惟小人們知之恐出破他便將二女存匿別處來誣告小人們打死二女既經打死怎的會活又捏烏鳥救活都是無證無據之事他之放火拐逃現有孟家之老奴孟祿爲證見吊他來便明矣縣令卽變色罵曰汝兩個同老婆放火同謀是實還敢嫁禍與人從實招來免得動刑二女同答並無此情縣令又問許久二女仍質阿鬼二人不肯供招縣令命取夾子正要用刑俄而萬鳥遮天蔽日而來飛擁公堂上爪啄阿鬼二人並爪傷縣令頭面被爪啄傷縮伏於公堂棹下差役共抱頭鼠竄其阿鬼阿鼠二人被爪啄傷滿頭滿面皆流血衣亦被抓碎叫喊不絕看審諸百姓喊曰烏鳥來報不平其冤枉可知矣請烏且退一會容老爺再審過若有冤枉再報不平可也烏因諸百姓共圍立刻飛散分栖於樹上屋椽各處鳴噪如雷縣令始從棹下攢出衆差役復集堂上皆知其冤遂不夾二女令夾二拐子那阿鬼阿鼠痛不可忍知烏來作硬干證不得不招衆百姓因烏萬頭齊噪聽供不明白喊曰且停聲同聽二拐子口供羣鳥便寇然阿鬼阿鼠當堂承認果有誘拐二女至船圖奸不遂踢死一女携尸赴山掩埋羣鳥擁至爪啄棄女下船開走又去誘拐箱囊却被獲送等供放夾冷杏叉上堂告曰那阿達定是被二賊謀死故大胆來作拐子求再窮究縣令又鞠之二賊想不招又恐夾棍利害卽又供招因與商謀二女阿達不依將依打死尸丟落海佔得船隻財物又添上口供令畫花押二犯收禁候擬詳覆姘嫖同二女當堂釋放縣令退堂羣鳥復鳴噪一匝便排陣回故鳥去了諸百姓仰望同聲喝采姘嫖同回船諸男女接見皆稱贊重義賢能不已麻姑查問義鳥何以得知趕至如遲一步必釀出天大之事來蓋雲程在於人衆中看審若有偏卽欲搶出殺人却被麻姑扯住至將夾二女麻姑亦忍不住將放雲程出來適羣鳥趕至辨冤喜甚便扯住不放免一場風波矣那羣鳥盡去惟桅杆二鳥仍在令冷杏問之冷杏問明白了卽述伊二個亦隨去看審至縣官初罵放火與老婦同謀之語他卽趕回鳥報知羣鳥俱趕至恰遇將動刑飛擁上堂剖了奇

冤各放心回去仍囑他兩個有事再行飛報衆聞此咸稱義禽之德娼嫖問二女何得回來二女將烏救之情由說知娼嫖亦將被其反捏拘禁之情由述之同至舊寓痛阿達之死於非命其銀錢交隣媪使費有數與什金並屋與走婦酬勞俟至縣令之擬議詳文批下二賊斬決訖同開舟開至梅江雲程麻姑上岸到蔡珍家將龍宮所寄一包之珠寶並信交付蔡友蘭卽親到船中接諸男子到家留款二日便登舟回至台江遣人去城邊報信周新春魏吉士早到迎接喜不喜耶吉士懷疑之僱肩與脚夫將女眷與箱囊扛抬至瓊河周家承模等步行隨至新月趨迎進室男女會親叙舊歡喜吳青娘看見雲程悲喜曰以汝死去怎得回來前汝姊夫獨自回來被我斥罵又去尋踪有遇否雲程駭曰姊夫已歿焉能回家吳青娘問爲何事而死雲程將艷冰逃回被獲斬首說了一片一家號哭議設靈位青娘哭罷曰兒汝魂魄回來爲娘一見便罵怎知吾兒命早休矣雲程麻姑各送還仙佩諸女會叙一日承模塗氏欲帶麻姑同至高蓋山陪伴心蘭麻姑不去惟寄百金與舊主人承訓半還身價半酬恩德承謀運雙親帶同妻子心蘭回高蓋山去了吉士接麻姑同娼嫖冷杏應詔回至十四門橋魏家二老大喜卽寄密信報知冷家周家得雲程之凶信卽設靈位開喪皆以艷冰死實矣其艷冰同芳州直至黃龍府尋討雲程至真定地界始見新塔上名字查問方知雲程爲報不平殺死趙十五太保拿去正法正是忽聞已死標名姓怎敢再回見母親究竟如何下回分說

第二百一十回 麻姑辦兩雲程機巧 周魏遂同巢女宿緣

再說艷冰至真定始見塔上姓名查知情由不勝悲慮遂與芳州商議怎敢回見母親芳州曰終須回去惟以實告是他惹事喪生並非汝我叫他去艷冰曰怎敢實告若聞吳氏嗣絕一哀觸氣接不着怎處芳州曰要尋一個作吳表兄替身亦可只恨未曾會過不知是何面目如早有見過弟此刻卽變出吳雲程回慰母懷今須作法回家再來想個問法變化艷冰曰如有替身回得二人便不敢遲延趕回至闔不過數日是夜潛於幽谷芳州問雲程之相貌體態艷冰卽將其四體五官細細說知芳州曰說總不能過今兄來運想法弟來運改

體法頃刻就有吳雲程出來芳州卽和衣仰臥艷冰亦和衣仰己身上教之閉目默想出雲程面貌身勢行動音語盡連於芳州體中芳州自閉目將心冰所想之形容盡連收人已體至天明出看死一吳雲程矣艷冰喜甚又將舊事並尊卑稱呼逐細說知遂直至家門見掛孝大驚以是雙親火故趨入廳堂看喪悼靈牌乃己之名號新春一見便急喊進內喊曰爺爺靈魂又回來了兩夫人聞喊跑出將此冰衣衾揪住哭曰老爺靈魂今又回來不與再去要去帶妾身們同去方休艷冰曰下官何曾死無端設起喪堂前次回而卽去因財命去尋雲程表弟今尋着回來不去快請公婆出來相會芳州卽趨拜曰不肖弟雲程請二姊金安姊夫實未死今尋帶愚弟回來快請姑丈姑母出來拜見二夫人正在疑異問一家之人擁出艷冰帶芳州趨二老拜曰拋離慈膝歸遲致大人掛懷心恕不孝之罪合家聞啼亦未死回來了喜甚了頭便喊曰又一個表爺來了雲程見艷冰便問曰姊夫汝旣死三番兩次回來嚇人作甚艷冰見雲程便大驚曰我是人汝纔是鬼亦回來何故雲程不暇答應罵芳州曰汝是何方光棍敢來詐冒作我今不用比較別寶只來對武藝若贏我讓汝作芳州亦罵曰分明汝先假冒反道找假冒汝決來比武藝便知真假雲程先搶出擒芳州肩膀芳州亦揪住雲程腰背縮住雲程用不得拳脚兩人抱緊一齊跌倒在地滾滾如地球一般其勢甚凶無人敢向前勸解惟青娘同啓文喝住曰汝兩個且放開與我來認誰真誰假喝之再四始放手爬起立住二老辨亦不出叫一家齊來認亦不出皆言難辨啓文笑曰前汝姑娘要半個姪兒見面不能今日連贖出二個來奇之甚也不知吾兒何處尋此帶回其實是真是假可實說知艷冰見真的己回不敢再瞞便曰恕不肖之罪實假非真乃冀北人姓高名芳州前不肖因逃脫被獲在法場將斬蒙他盜救存家中至事寢親送回來因老母責備不肖不敢帶進仍同不肖同去黃龍府尋討表弟任眞定爲報不平殺死人命己抵罪斬決恐老母聞之一哀觸氣接不回那芳州面貌酷似表弟議指鹿爲馬將來假冒以慰母懷誰知表弟己早回家母心己慰此乃不肖訪尋不實以生爲死濛混雙親罪大如犬任雙親處治啓文曰吾兒恐母聞姪死氣而喪命將尋一替以慰母懷此乃孝道並非

欺瞞今既有真不用再假可自分別彼此勿得自相矛盾也老夫人曰不必分別真假吳氏門祚正衰薄今兩個卽無異皆老身之親姪有兩兄弟使不怕斷絕了兩雲程聞此各自退去鮑冰令除去喪堂此事報至十四門橋麻姑驚異卽趕至見吳青娘同瑤琴賽仙慶雲謂吳夫人得兩個姪兒少夫人得兩個弟郎公主得兩個表叔公特來賀喜喜酒變雲答曰自己都無喜耶麻姑曰亦有得兩個老公喜之愈甚矣衆齊拍手大笑麻姑卽要見之青娘喚出一人麻姑見而笑曰孫行者今日也會遇着六耳彌猴麼奴家有帶鉢盂來與汝分別兩雲程同答曰祈姐姐快來分別誰真誰假麻姑笑曰孫大聖之英雄何在二雲程答曰被六耳彌猴夾抱鮑冰有勇難施耳麻姑知是大怪亦不畏懼笑曰割雞焉用牛刀不必勞體盂惟問答故事答得來便真答不來便假時一家男女都在親看麻姑將兩個分開東西對立定了曰不問別的只問四故事答是者請進非者請出那玉笛美梅花何人真容描獻番國何人恨寄胡茄十八何人崑崙盜出高牆何人立西之雲程曰讓汝先答我思了再答立東的笑曰此乃眼前之故事那玉笛美梅花呂純陽描容獻番國王昭君恨胡茄蔡文姬崑崙盜出紅綉女可有錯麼麻姑曰列位齊聽有錯否衆未答鮑冰卽答曰所答皆合於史記并無錯處立西之雲程笑曰還不錯姐姐所問比佛祖之鉢盂更利害不用罩而原形自現所問之四故事都在麗容一女身上混指作梨園演劇其真假不辨自明矣麻姑曰果實無錯不須再問遂將立西之雲程牽入衆間然立東之雲程形色不改鮑冰不解問曰答是反非何也新月曰所問之四故事惟落過海纔知外無一知也鮑冰方理會向立東之雲程曰旣不知落海之故事其假可知先前連愚兄都辨不出今分別弟是芳州可退一步芳州答曰怎不自退原恐他假非真來辨辨何妨也鮑冰曰怎的無傷他身體被汝夾鮓麻去了今怎處芳州曰怕什麼來日便愈矣二老同出來謂曰旣辨明了今來與老身爲二兒子以長倚依好麼芳州卽趨拜二老膝下卽帶入內庭照次序參揖一家皆喜因問二人未死之情節二人說明始知轉禍爲福家庭慶賀耶梅江蔡珍因雲程已卽將前海外所寄頓之箱籠一起運至瓊河周家處雲程分發雲程將燭陰國之光棍抄出珠寶送

交啓文以償當年造城被局之項更有日本國扶餘國饋贈之珍寶先起兩股送蔡冷兩家爲粧奩之資外餘作四股勻分啓文將光棍之項來修整北山楊大人廟宇又重建西門外王霸仙人之祠添像任放董奉徐登爲四仙祠又修整烏石山之剛顯廟添周拱王月英配於懶安同父大木之旁尚有餘造修橋梁道路矣那芳州既變作雲程面貌家中人仍不能辨語冰密令復回自己形容芳州曰如卽還原形不疑妖怪乎不可驟復候兩三年漸漸復之方不致悞青娘欲先爲次子擇配芳州答曰已娶遂止欲與雲程完耦請至高蓋山舅氏十四門橋岳家相議鬪晃愕曰小女與小婿早完花燭了後至弟家又代重整合番今何復作起耶啓文笑曰姻翁還不知耶卽將其假借有名無實之情由說知笑曰不意那兩個有如此守禮早要主婚無一個今突出兩個來或是姑娘主婚或讓娘舅出帖請自議之承樑曰算娘舅與外甥出帖畢姻亦可但現在弟與女家主婚不便再主其男家讓與姑娘去主婚出帖罷魏晃訝曰女家有弟在何勞姻舅公代爲主婚承樑曰令愛誰敢佔之主婚弟有一乾女兒並配與令祖爲次房與令愛同吉日迎送過門合番姻翁尚不知耶周啓文亦訝曰此事漫道魏姻翁不知連弟尚不知情舅公決說來承樑遂將麻姑在大梁所言聘帶相女爲同室姐妹現留在高蓋山作乾女兒端待同完花燭也由說猶未畢雲程入來問言何事承樑曰迎娶十四門橋魏小姐並送相女雪心蘭與吾甥同完畢百年花燭也雲程駭曰那雪心蘭恩在舅前辭却今既與舅家爲女卽甥之表妹可另擇婿相配愚甥之命薄只許配一魏家姐姐幾乎無福承受有敢得雙祈勿再言此論無益也承樑曰此事不是我主意乃魏姻翁之令愛前與汝甥訂約我都不知只聞魏小姐說要嫁兩個齊來獨娶一個不上橋之語今對汝說要不由汝我不敢說也雲程曰舅旣不知不要管他且先來與周魏兩家親事完畢了再來理論遂議先完魏家佳偶時冷固同妻子早來在十四門橋看視尙未回擇了吉日冷杏與吉士完親應貂不回劍浦帶歸別祖同姊妹卽居住魏家屋內姐妹仍不相離那隨來二鳥向二女嗚噪數聲飛回故島二女挽留他不住感激不勝正是反哺報親孝已甚結果救女義尤奇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一百二十一回 吳雲程遂真偕同室 鐵麻姑納結氏遁龍宮

却說魏家喜事諸親友聚會周新月報名艾紹武與冷氏男女相會冷固自覺慚赧魏冷兩家親事已完周蔡吉期又至蔡家先接原媒麻姑至海江其麗容早已歸甯蓋升表回宮後猿猿亦時常往來知嬌容出閣之信同婿回門送了嬌容麻姑被麗容留住盤桓友闈帶幼寥至福州各家拜會留款月餘方散吳青娘催魏家議擇吉期魏家催洪家雲程一定不要麻姑將心闈接到十四門橋與約要嫁同嫁要逃同逃誓不獨嫁魏家二老無奈其何遣人至迎接吳老夫人同高蓋山塗氏并帶去雲程齊到十四門橋與麻姑自去理論是日皆至麻姑要並嫁雲程要獨娶彼此自行爭論幾至交手衆共勸不遂魏家二老曰莫相爭汝兩個最信者此處神夢今夜可共祈一夢依夢來詳判何如衆言有理麻姑曰奴家無疑處不用求夢只須他自去祈之同來詳解雲程答亦可那時因龍潭人來祈夢不斷建有神廟雲程前去祈夢一夜睡不合眼那裡有夢因想我已有意却之還有甚夢何不捏一惡夢騙之自止思至天明撰出夢來衆問何夢雲程曰夢甚古怪夢與魏姊妹在野外各放一風箏線至頂天皆歡喜突被心闈小姊將二手中線奪去二風箏落地被線纏繞一堆再解不開又拿去拋擲作球來踢愈解不開此夢大非佳兆塗氏問怎見得非佳兆雲程曰愚甥與魏姊妹正在平步入雲歡樂之際突被心闈姊扯落纏繞不是不祥兆耶怎敢娶之衆共難答惟麻姑笑曰好一個會詳夢之才子好夢詳作呆夢此乃夢神示識奴家同甥爺二人漂泊在九霄雲外幸遇心闈妹子拉回故土將絲羅結住永結不分愁腸團圓之象又叫君子好述之章何詳作不佳耶雲程曰還有不祥只因風箏再放不得恨甚將心闈小姊立地打死恨猶未消將屍上衣服剝去拿在昏日中舉鎚曰爲肉醬生無數蛆蟲爬延各處大驚而醒此還佳兆也衆亦難辨麻姑笑曰比前更佳俗云穿衣見父脫衣見夫有始有終生蛆無數乃生生不絕之吉兆佳極無疑衆皆喜曰果詳解得分明再無疑義吳青娘曰夢兆既佳吾姪不得再推如再推聽憑魏小姐同心闈逃遁無人阻留矣原未心闈立在屏後偷聽顧不得羞恥託冷杏代問曰因甚棄之此極或門第玷辱或

容貌醜陋或氣質不潔說明即去自盡免担擱姊姊之佳期雲程聞此憫然答曰言煩寄語俯念吳雲程有一片私衷方不敢重娶佳人因早年若無魏姊姊捨身救護安有性命至今期百年之永好恐一旦之閒言此雖魏姊姊自主斷不至河東獅吼惟時日甚長難保無不周之處使前情化作飛灰今既魏姊姊之意已決千金之心不二不得不順從說明了不得後言是所厚幸內外聞此方知雲程却辭之故羨之不已雲程已允塗氏帶心蘭回去備粧奩魏家從新辦嫁粧雲程隨姑娘去作新郎九仙山之屋早已拾得齊整吉期一至雙輿進門拜堂合卺親屬賀喜鼓樂開筵是夜洞房鸞鳳和鳴山盟海誓恩愛不可勝言過兩月忽報有北冀之獄官韓旭罷職回籍順途來拜會吳公子趨迎入內宅同施了禮坐定雲程曰因何解組韓旭答曰因脫走重犯黜革雲程笑曰西樓之惡復發否韓旭答曰自兄一制柔順至今育有一子現帶同回雲程聞同欲出迎扯娘進內同歡數日再行韓旭曰且慢已歇了店來自當帶來拜謝雲程遂止韓旭曰弟之室家乃蒙兄之再造難以言報不知兄之尊夫人所帶之男子亦有回來否雲程笑曰原來那顯婆所帶亦是女人尋弟恐沿途不遇假作夫妻招搖使弟聞知相尋聚會於舅寓所方知其故幾乎冤屈殺之矣旭又曰尊夫人帶此女來尋其中必有緣故雲程曰拙荆聘來作同室姊妹弟那肯收納因諸尊長勸押前月方完畢花燭韓旭曰事甚湊巧弟今又送一位夫人來與兄湊足也雲程訝而問故韓旭曰在真定時刺史結公會以千金許配兄否雲程曰在路上有說過弟不受即分途而歸並無證據今言此何也韓旭曰有許過便是實據現帶至旅店請接來作第三房夫人也雲程勃然變色曰公不言此保留數日可也今言此快請自便言訖即拂袖入內韓旭笑曰莫動氣請出商量如不收仍回去亦無妨也內諸親眷聞之疑異啓文同承模範水出廳告罪問故韓旭一一言明方知乃雲程之姑丈母舅姊夫俱係嫡親尊長各施禮畢韓旭亦先告知姓氏住處官銜後說曾與吳公子盤桓已久知其癖性何怪之有惟話未說清楚便怒氣入內今實言祈為裁酌當時吳公子在真定時曾於火坑中救出結刺史結公因感之即於途中以千金女汝楫許配為妻吳公子不受分途而歸福州結公不知已

去猶尋之無踪遂止結公得患瘡疾辭官職遷寓外郡結公有一男爲護軍使歿於沙場隨身惟一妻一女常以後嗣爲念議欲贅婿記託倚暮年詎汝楫小姊以旣許吳公子便終身屬之定不再嫁結公瘡爛官囊羞澀供給唯艱有一富少年者因有所圖進獻藥物得入臥內拜爲誼父母供給極豐自此常在床前洗瘡伏侍不知穢濁勝過親生兩老感之遂以小姊許贅爲長久倚靠汝楫以旣許却之二老以口說無憑人又遠隔今贅此婿乃官門公子才貌雙全人又小心慇懃再尋亦罕吾女若不從命算是不孝汝楫小姊被責卽不敢言卽擇吉合卺二老歡喜以爲從順誰知外從內乃不依鬱恨在懷奄奄似病非病與富少年交拜惟一拜身便扑地扶起氣絕富少年怒之屍停至三日將腐始收那富少年不至矣可憐結公夫婦日夢哀痛不已過了七日忽見汝楫小姐入來慰勸兩老結公夫婦始猶驚怕至久纔不畏問其故小姐說魂到森羅殿哀告以雙親年老無依懇乞放回陽世奉伺雙親蒙閻君憐念准其歸管自此操作如常惟不飲食半隱半現二老稍稍喜慰却被富少年得知以詐死却婿舉人入搶小姐不隱聽之一抱卽不見始知爲鬼方休時遠近皆知鬼女伺親將近一年其兄忽然回歸原來未死逃遁北漢著有功勳升官偷回視觀時結公瘡已愈知其妹魂奉伺雙親欲同搬去三晉小姐說陽陰路隔前因無兄不得已來代刻有兄奉伺可無用妹魂其兄問歸何處小姐說那富少年固恨妹將棺暴露不埋魂仍無依可先製一木主上寫閩中處士吳雲程之亡妻結汝楫神主亦將棺木埋葬魂便依於木主現有獄官韓某回閩託其帶至福州交原許之夫婿收入家廟則便有依矣伊兄照此行爲魂果不現茲帶來在於旅店先來說根由或收或不收祈爲定奪如收卽迎入祖先堂作第三房夫人神主供奉可也如不收弟亦帶去興化送入無嗣壇安置不硬強也啓文等聞此皆訝曰自古至今那有此生節死孝之奇女也誰敢不收入家廟奉享卽令雲程出來與韓旭謝勞內宅女眷聞之莫不稱奇雲程亦憫之出見韓旭曰若帶活的來半刻不留帶是木主留食便飯卽令家丁先排酒飯邀入內聽韓旭笑曰吳公子要死的不要活內面麻姑已知此情節恐雲程不收自出來調度令新春吉士押鼓樂執事輿轎去迎接結汝楫之

神主並接韓旭之妻子到家雲程抱木主拜天地祖先卽排供致祭一家長輩欲同拜木主麻姑以尊不拜卑啓文曰今爲綱常而拜不在尊卑論也遂俱拜畢雲程仍請木主上吳氏祖龕衆皆擬必出現驚人後竟無影響韓旭同妻子被留款五日便告辭雲程贈之百金爲贖儀韓旭笑曰怎收得不是賴債耶雲程亦笑曰此先償過牆運酒肉與衆食之債還有自食月餘之債未償韓旭曰俟後來領也兩人大笑別言同興化矣不表雲程與麻姑成親時已三月百餘日過而麻姑那日忽無遍處皆尋並無踪跡只見壁上貼有字衆共揭下看之四句云

漫恨變真遲

早變早分離

天緣今百日

緣滿返咸池

眷屬同看了又念尾句寫鐵麻姑卽桃花女臨別和淚驚等字方知其咸池桃花女下降與雲程只有百日夫妻之緣份因假不敢爲真若爲真只有百日之緣仍歸於咸池本位也諸親屬殊難割別而魏家倍切悲哀雲程與心蘭朝夕思念哭得目紅淚枯仍望其再至誰知麻姑並非歸咸池還是入海原來當日送升表回宮時三夫人密贈有玉哨子無人得知欲去至海邊僻處吹鳴玉哨子卽至獨木船到來迎接至通霄門登岸船自退去欲回亦如是也今與雲程了百日之願題詩假作歸咸池使之無望遜人龍宮重會誼父母龍君玉夫人及後宮諸男女無不喜悅閑與麗容談叙麗容問與吳郎曾否以假變真麻姑將已成親了歸於咸池了百日夫妻之緣潛游於此並無一知麗容訝曰旣肯翻假爲真因甚纔滿百日又遁耶麻姑曰知我者爲我心愛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愚妹與吳郎同病相憐兩姓宗枝皆無所託祇因小妹自幼用力過度有信已斷焉能生育必悞大事在黃龍時幸遇雪心蘭小姐體格端方有宜男之福帶回與吳郎作同室不至無出但妹與吳郎恩情至重非尋常者可比心蘭雖甚美貌終懷顧忌安敢任意綱繆只得遂百日之恩愛以了其願題詩僞歸咸池以絕其望使其與心蘭小妹得諧魚水之歡待之生育全美再行回去其恩情仍在請姐想之愚妹之行爲有錯無錯否正是且作竹松尋舊友方期蘭桂簇新枝且看下回如何分說

第二百二十二回 鳥報信石峽救虎奶 禽友人拿寶不居財

再說蔡麗容聞麻姑所說遠避之由笑曰賢姊誠仁義禮智信之全也漫言愚妹不及卽自古至今再尋亦無對矣諸後宮人等聞此皆羨自此麗容待之勝於嫡親日夜玩樂音律彈琴弄笛無一刻斷矣此且攔下漫言回說十四門橋冷杏與魏吉士完畢了花燭以遂海外變鳥之巢之奇緣不覺冷杏懷孕滿足生下一肉毬須臾爆開鑽出一鳥冷杏以己之血脉所結不忍棄之姑留伺養至毛乾乃如鷓鴣形狀養至八年大於鷓鴣諸話能講諸字皆識因母氏連生三四個男女便不愛惜之猶常罵玷辱父母之禽何不死去免人嘲笑人生此異類也那鳥知父母不容遂自飛至旗山林中住止日往各處討食矣回說前文旗山下隣墩張李二姓姓李的被虎奶江氏變作猛虎拿來糟踐遇陳大奶來收有命放回後又以蛇變嬰兒哄弄之李的愈忿誓必除之洩恨便入車山學法與較學法成尋訪虎婆要報宿仇適遇虎婆遊玩旗山下遂變一大花豹往扑之虎婆現出猛虎抵之虎怎敵豹過又變數千虎子擁攻之豹亦變豹子數千收虎食了虎婆計窮大敗逃走豹追之將被追着林中鷓鴣看見那鳥素知虎婆與石峽二夫人相好趕卽飛去報信喊曰

石峽二夫人 虎婆橫禍臨 旗山遇着豹 不救命卽傾

石峽聞知卽尋至旗山見一豹趕虎將及二姊妹不向前攔阻只推下一塊大巖石將豹壓倒豹卽復爲人惟頭在外掙之不脫虎將扑抓之二姊妹攔住曰且漫問明來歷殺之未遲虎婆復爲人形問何人報知得來救援二姊妹答乃鷓鴣八哥去報卽問那石壓之人來由初猶不說因壓難受遂直供當時被誘懷恨特去學車山法前來報恨等情二姊妹笑曰原來爲此虎奶亦說當初是他愛風流猶報怨耶二姊妹曰闊茅車三洞法執邪執正今汝愿服愿殺李的再三求懇愿服二姊妹將放之虎婆恐復來尋二姊妹曰他筋骨已傷不能再施大法旣服降饒之去矣卽將大巖石扶起李的免強爬起致謝不能站立遂作大爬下山去回家只說跌傷醫至愈後成一殘疾之人果大法不能只作小術迷拽婦女出破送官正法矣二姊妹放去李姓尋首此鳥向

之稱謝那鳥曰見難豈有不救何謝之有石峽招之同至內山洞內指說其山一巖洞中所流出如珠乃是石腦凡人不能識汝可每早來啄食連食數年必能脫換毛殼成人以報今日之德也鳥連聲稱謝二姊妹遂別去鳥自此每早來啄食那石腦乃山中精華亦無多夜只流出十數粒珠大若不採食至午後亦自乾沒鳥食至數月心更靈慧常各處飛遊人家擇一極貧之家栖止此人家姓曾兄名拏寶二十餘歲日在河浦討魚賣錢度日弟名楚寶纔十六歲不能作粗惟好讀書因家極貧不能從學只在家自讀天生聰明書一看過便能通徹那鳥因見楚寶品格端方特與相依楚寶見鳥朝去夜栖止於椽間已數日了那夜楚寶便仰頭問曰

八哥八哥

何不說話

飛入人家

不怕人打

鳥聞了卽答曰

楚寶楚寶

特來相討

莫嫌異類

盤桓至老

楚寶聞鳥能回答駭異又曰

屋陋人醜

怎敢攀友

鳥接聲答曰

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

楚寶喜極以爲雞窗得友遂夜夜與之對答言詞皆屬儒雅講詩書無通曉喜得益友恨遇之遲拏寶雖不知文理見禽鳥有此口才常人不及亦喜常備食物與食那鳥一點不沾兄弟問之鳥曰二兄弟之口尙餬不周還敢分食耶兄弟皆曰弟食幾何能致分口份此不過於謙耶鳥曰雖無多兄之德未報怎敢沾兄之祿明早聽弟所指去何處討魚必多今先報些後再來報楚寶曰未曾有一點扶危之能何以言報鳥曰感知心之德怎敢不報之理次日拏寶正欲去討魚鳥立於簷前言曰

拏寶拏寶

脫去破襖

魚聚浦尾

帶筴去討

擊寶依其言帶來去浦尾下水摸捉果魚皆集擊貯一筥滿滿去賣錢六七百文至暮到家楚寶問今日何如擊寶答曰時來運來魚得一大筥那知鳥已泊在簷際接口曰且漫時來運來只恐擊寶不居財言訖不入室飛去楚寶曰分明是鳥教說什麼時來運來致其不喜歡飛去擊寶曰怎知他已在簷上就說錯此話亦無甚要緊往時不過賣數十錢尙不敷柴米此日錢甚充足便思想去賭博再贏幾多擊寶食了夜膳帶了錢入賭場至天明盡輸去又脫身上破補之襖衣服一起輸得精光赤條條跑回來床上假鋪家中無剩一錢只昨夜餘得清飯度得一日至晚鳥亦不來次日擊寶又俱鋪楚寶一日不食餓得至晚那鳥又來見冷竈無烟兄假鋪弟愁眉問故楚寶述擊寶輸無衣不得去討魚已餓二日那鳥說

擊寶不居財

教好反成呆

今去問土地

明夜我再來

兄弟不知問甚土地又過一日那夜鳥飛來聽楚寶正嘆氣即在外念曰

楚哥不必咳

去問土地來

廟椅有寶貝

取回便發財

鳥說了又飛去擊寶聞了謂楚寶曰他來報土地廟內椅有寶貝叫汝去取我無衣不得去汝可快去取回遲恐被人得去楚寶即去土地廟內黑暗裡兩邊椅上手摸無一物只摸着一個呆錢痞又再摸椅上又無遂回家擊寶問取何寶貝楚寶嘆氣曰時衰鬼弄人先前外面叫的必是鬼想那鳥佯成作弄椅棹都摸盡一條草亦沒有什麼寶只摸一個呆錢痞必是日間小孩玩耍不要的呆錢順手拾來亦無用矣擊寶聞說亦不再問惟嘆氣咳咳至天明叫弟去賭場與頭家哀告兄弟已餓三日所當之衣服先借穿去討魚畢即送還去哀懇彼必肯楚寶無法即去場內求告至時頭家不在賭脚盡散只有三個小孩擲三小楚寶不敢就回等頭家未回無聊將廟中拾來呆錢痞放路上小兒擲錢幫襯仔即擲出二字一仆遂贏一個湊成二個又幫又贏統贏八個那小孩只二十餘文輸盡散去聞頭家回去外鄉明日始回只得回歸與兄說知呆錢痞幫八仔贏八文可買米半升來止饑擊寶曰只得饑冷又難過拿二個去買炭六個買米楚寶出街去買數店皆無惟一店有

而不賣零碎要賣原箕枕頭大五斤重只賣八文楚寶思各處皆無此店不肯折賣不管他當此八文錢無贏的先盡買來禦寒再主意遂持一囊付與八文錢回家說其無折買之故拏寶以盡錢買去了亦無法只令去看頭家回來否如衣不借可先借十餘文來買米止饑楚寶拔出炭先起火與兄俱鋪火正吹着那飛來拏寶問曰昨夜是汝來作弄朋友是何道理鳥曰取回寶貝猶不足意反來怪我拏寶曰取有寶貝不過二兄弟餓得半死鳥說無寶貝此箕炭從何來拏寶曰此是我弟拾一個呆錢痞去幫撒仔贏的來與我止寒想汝有什麼來幫助耶正是只爲身材原不聚怎疑鳥友叫無靈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說

第二百二十三回 致財贈友疲勒抱怒 刺鳥變女楚寶得妻

再說那鳥聞拏寶說無寶貝卽答曰無萬金亦有千金還不是寶貝耶拏寶笑曰人有說大話不意鳥亦會說大話楚寶見兄盤駁不休恐致相罵接言曰吾弟將來必有厚幫大哥不須太急那鳥曰等將來乃待西江水來救涸轍之魚何益寶昨夜叫兄去取卽椅上呆錢痞就是寶貝惟此呆錢痞可引千金今已引之起頭須再去引便足千金若不信將此炭箕倒之便見楚寶卽將炭箕倒出炭來腹中墜落一錠白銀略五兩重拏寶看見顧不得赤身爬下床拾着果銀喜甚問怎的炭箕內有銀鳥曰拏寶不居財不可盡快去睡此是楚寶的財快拿去換錢買柴米來煮食止饑再贖衣服穿了漫漫來說楚寶卽拿去換錢買了柴米取贖兄之衣服食了飯問此銀來歷鳥曰財寶未歸家且漫說二兄弟同去將那店樓上二百箕炭盡數買回來了纔穩當楚寶卽同兄去炭店說要揭炭去賣與商價錢每箕八文總算七文半要現錢不賒楚寶乃照算盡將炭箕排出門關緊將箕都倒下每箕皆有銀五兩共得銀九百九十五兩將及盈千每箕仍舊裝上原樣恐店家知覺來追取也二兄弟喜之欲狂問鳥何故將銀裝於炭箕鳥始說此炭店許姓有兄在建州開行戶彼時盜賊蜂起劫掠其兄有千金不敢明寄存存二百炭箕中家書恐人偷折看亦不敢寫明只寫此炭到家不可就賣待我回來分發家中人便不敢就賣安放於樓上等本人歸來自去分發詎知本人遇南唐兵建州鋪戶人家皆遭

殺戮許家之兄亦遭其數家中未得確信猶以存亡莫定炭不敢賣至今十有餘年無回信以死爲實令店夥發賣先折一篋來看炭亦平常每篋定價八文但二百篋中皆存有銀此一篋獨無何也因當日在建州分裝時被夥計落腰一錠惟此一篋獨無銀攝此篋來看纔不知故盡數賣去拏寶又問曰吾弟何以知之烏曰彼時建州琴鼓震天撼地禽鳥皆驚遠避有一羣八哥至都城弟常與盤桓中有一個最靈的與弟談說及天理報應他說在建州許某庭前樹上眼見許某用藥骸子賭博贏江西客千金江西客回至半路投水身亡許某將所贏千金存炭篋內寄回福州南嶼家中自己遇刀兵傷亡那偷存落腰一錠之伙計亦被殺死那千金用計騙的寄到家自不能享用必定留等有福之人得之卽與他同去許家探視炭篋仍在樓中無何八哥辭回故七弟時常至許家探窺炭篋如故思拏寶頭尖不聚財楚寶福大可引得來親去他店中啣一錢痞來作青妹母但人皆瞞得惟地頭神不可瞞卽將呆錢痞啣去告明本鄉土地以無義之財求賜與有福之人若許此呆錢痞被其拾去能引如數先買一篋爲母若不許呆錢痞廢而無用禱告畢叫兄來取次早遂引如數買回此乃蒙土地公引之弟隨來作引矣二兄弟聞了拜謝恩惠不已烏曰雖是弟爲還是兄之造化神之恩賜可先去答謝土地公爲要拏寶自愧不聚財福是弟的千金都付與弟掌管自願聽之調遣楚寶先辦禮儀香楮酬謝了土地公籌議生活惟烏言是聽爲經紀無不遂意拏寶娶了妻楚寶自要選中意先修整門閭屋宇人皆以是八哥烏指點開的銀鏤並不知炭中得財也再講南嶼街有小家開小木匠店姓林名其順店中司務並徒弟共五六人生理極旺惟店主火燒腳後跟還不走故人皆稱之爲疲疲勒出入錢財皆妻執掌自己要一個私用不得柴米皆自買遇買米鼎中米煮滾了還不回來其妻叫徒弟去趕始回說是遇人說話便是遇去出恭客至烹茶去買茶葉一去至客去猶未回來誰知他去看戲至半場纔回其妻大罵不休又一日有客至滾湯燒至一鼎茶葉猶未買回半日始慢慢走回其妻又大罵他答曰是你不明白湯已燒滾何不先叫客進來洗湯待我回來再食何遲言訖卽自盤湯放盆進房叫客來洗其妻持棍打之方止客在外聞他欲叫

進去洗湯已驚走了又一日與寺中和尙討錢他入寺見和尙書寤不敢叫醒遂倒於長椅上亦睡去等和尙醒來見他亦睡以爲來此歇息不敢叫他及他醒來和尙已去別處作佛事尋和尙不在便回其妻問如何去一天他說睡等之情由說知其妻罵至捶胸氣甚曰似此昏天黑地不早起去將來會趁得食不倒巷亦倒路沒人收拾疲勒被罵拾遇那八哥鳥泊於簷前向呼曰八哥爾能識人好呆可知我林九爺將來可趁得食否那鳥卽答曰疲勒勤乞姆嫌趁得食也欠黃病五米錢疲勒聞答此便罵曰野啄蟲怎知我欠黃病五米錢卽取一竹竿打之鳥已飛去了其妻聞鳥言此遽出問曰我日日都是拿現錢與你去籩米緣何欠黃病五米錢耶他答曰正是並無欠他啄蟲亂說纔打之其妻曰無欠就罷若有欠他剝汝一層皮下來蓋黃病五之錢無人敢欠又老又黃腫病或欠之不打碎椅棹便脫衣裳故其妻聞有欠他卽大驚由後門潛至黃病五店中查問果有欠二次一次係尿急去糞池出恭睡去手中錢並布袋被人攝去不覺又有人來出恭見其睡去叫人來看同大笑聲聞始醒纔知錢並袋被人攝去至米店只得向之告除一斗又一次路遇賭友作局錢都輸去又半米店除一斗黃病五何曾肯除因妻惡無奈向之求懇願出重利照日加算始肯共結欠有五千餘其妻查明回來先罵一頓拖他入房持木棍打之無數又將其手臂肉咬一塊下來疲勒因此痛恨那鳥誓必殺之洩恨卽借鳥槍彈弓又將木店之雕刀擊斧各裝上長柄衆問既有鳥槍及彈弓再用此三物他答怎無用若被我尋着先把雕刀去割之割之不着便把擊去擊之擊不着把斧去斫之斫不着把彈弓去打之再打不着以銃放之自小至大總有一中衆皆笑其嚮任之不言更有一隣綽號犂屎精無人敢欠黃病五之錢惟他敢欠黃病五脫他門嘴他至夜挑糞去塗佈店門黃病五來打碎其椅棹他偵其不在挑糞撥其米糞米盆病五又來咬他臂肉流血他卽將自己臂肉割下連刀插其店壁上黃病五亦無法奈他何人皆號爲犂屎精聞鳥說疲勒欠黃病五米錢想亦是笑他亦要打殺聞疲勒已備有鳥銃等件特去尋他看見雕刀擊斧長柄卽笑謂曰要此作甚只鳥槍就斃了你疲勒去打時已不及了必須我去一銃卽結果他拿

回來作酒配消恨正對講其妻聞知出來喊曰不許汝們去打他他不說我安知你有欠黃病五米錢再遲時日利上加利賣姆仔猶不轆了你今卽去與他說欠未及年算了一本一利還他他肯卽回來拿錢疲疲勒答曰他若不肯如何其妻曰他若不肯便死在他家不必回來疲疲勒只得去說犂屎豬隨之出戶路上背教之去說必不依別法無可將頭去撞他他必打汝汝卽倒地喊叫我去叫汝惡婆來對之自有歸結疲疲勒至店中向黃病五哀懇黃病五分文不肯猶喝罵欲脫他衣裳疲疲勒頭卽向撞黃病五執拐杖便打疲疲勒便倒地喊叫屋內有犬搶出咬了一口疲疲勒加倍叫喊人便圍着犂屎豬在外喊曰豈有此理人上門被打將死猶將犬幫咬都無救援耶卽跑去通報其妻聽了同店中司務等趕來將疲疲勒解開衣來看遍體杖痕臂間犬咬一塊血注肉破人嫌黃病五甚多皆同聲令抬去報官驗傷諸司務將疲疲勒抬至城內其妻到有司衙門喊冤請驗有司驗了果遍體皆傷卽拘拿黃病五並家中犬及干證犂屎豬訊問因由遂斷所欠之錢不必還卽與原告爲醫藥之資被告不合兇毆又令犬咬本應拘治念老而黃腫病准之取保回惟犬代主交原差拘住原告傷愈再行發落可也各發放回惟黃病五之犬不得歸家矣蓋疲疲勒其傷痕臂之破塊乃其妻打咬的投控作被他打犬咬始羸黃病五惟打數下犬只咬外面衣裳外人不知惟妻知之黃病五有口難分被告輸了痛恨不用差禮至結案犬猶不得歸家至今尚有俗語講黃病五犬不得歸家皆是講此截之故事也疲疲勒告狀歸家仍在外尋討八哥鳥洩恨人人皆妬會家因此鳥致富代他訪探在何處來叫他去打却說那鳥自食過石臘羽毛豐滿大過天鵝在會家與楚寶食寢不離因談說自己乃嚙那夜談笑楚寶問未見弟生蛋莫是無雄來配待明日去聘個來那鳥卽喝曰脫骸弟身雖禽內心屬人但今生不遂爲兄妻妾必待來生轉世爲之豈肯再遣此異種耶楚寶曰古人不同類之狐狸爲夫婦皆屬聖賢今卽學之有何不可那鳥曰再看將來弟此數日似要脫壳渾身生癢毛羽脫落要出去洗澡楚寶阻之曰家中現有湯水何用外出恐被人之機械鳥以家中洗了不爽快卽在此隣近洗了卽回何懼之有言訖卽飛出却被人看見卽報與疲疲勒

因前後尋不見銃彈已被妻收去又不敢討又拿一把長柄雕刀跑去犁屎豬聞知亦趕來問何不用銃彈疲
疲勒答以被妻收去犁屎豬恐鳥飛去把雕刀奪來跑至溪邊那鳥正在洗澡將刀刺去鳥即飛去連手望上
一擺劃破壯皮那鳥帶血飛至曾家衆共見有血滴諒不能活各散去鳥飛回楚寶見鳥受傷驚甚曰何如被
人暗算那鳥曰認得是犁屎豬幸飛得快只劃肚皮不甚痛快抱弟上床去睡一刻便好楚寶即抱上臥床放
下轉身下帳一開帳一看問傷痛好否見一女孩八九歲大那毛羽如一重衣裳在旁擎寶亦至共以爲異把
被遮得同問變態鳥女答八年蒙石峽奶指示食石腦後必脫毛羽爲人今果應其言乃石峽奶之再造也楚
寶喜甚送入內室穿衣梳洗調養嫂氏又代其釘耳裹脚夜長日大將近一月宛然一娉婷之及笄淑女楚寶
大喜即去十四門橋魏家報知吉士同冷杏來視不敢認鳥女說毛脫持來與看方信見楚寶時常與盤桓人
品極不俗即招之爲婿女先接回擇日送來合巹兩家皆以天註奇緣不敢外揚外人亦不知即犁屎豬亦以
刺死誰知其劃皮得脫人形皆生成也吉期至魏家送來完親拜堂無不稱天生一對佳人才子相當其父
母乃人變鳥其女乃鳥變人正是無那八哥能擇婿果然擎寶不居財且看下集如何分曉

關
林
別
語

卷
之
一
三